

文 學 叢 刊

刻 意 集

何 其 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集 意 刻

芳 其 何

有版權

# 刻意集

何其芳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峽殖民地  
上海重慶路  
上海重慶路  
上海重慶路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三元

#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五集 共六十冊

|      |     |     |     |       |      |     |       |
|------|-----|-----|-----|-------|------|-----|-------|
| 鹽的故事 | 野鳥集 | 生人妻 | 牛車上 | 苦難    | 憎恨   | 砂丁  | 夢之谷   |
| 寒先艾  | 蘆焚  | 羅淑  | 蕭紅  | 沙汀    | 端木蕻良 | 巴金  | 蕭乾    |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中篇  | 長篇    |
| 無題草  | 原野  | 刻意集 | 竹刀  | 十月十五日 | 兒童節  | 草原上 | 遠天的冰雪 |
| 曹葆華  | 曹禺  | 何其芳 | 陸蠡  | 蕭軍    | 羅洪   | 劉白羽 | 靳以    |
| 詩集   | 劇本  | 雜集  | 散文  | 散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三十五年十一月四版

### 三 版 序

戰爭改變了許多事情，也改變了我。假若我還對於我的寫作的將來懷抱着希望，我是應該少關心我過去的可憐的成績，就是它們完全被一把火燒掉了也不必太惋惜的。然而在戰爭當中，可以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的這本亂七八糟的小書還被人印了出來，而且還有人買去讀，這却使我不能不想到它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見到這本書。不過我想起了它，總是懷着一種很不安的情感。我還記得它是怎樣一本太不像書的書。

感謝出版人和這種叢刊的編者，他們允許我有一個改編的機會！雖說仍然是些過去的幼稚的東西，我願意使這本書顯得單純一些，調和一些。我要把那些詩和那兩篇關於詩的文章從這本書抽了出來，它們（除了一些我要根本刪掉的不

好的詩）將出現於我的第一個詩集『預言』里面。我要把我的未完成的『浮世繪』的四個斷片加進去。

『浮世繪』是我一九三六年在天津開始寫的長篇小說。因為忙於生活和職業，我只寫了計劃中的十分之一左右便停止了。現在，我倒並不因為它的沒有完成而感到不痛快。由於對於中國這民族和它的社會還不大了解，由於還沒有一個進步的世界觀，人生觀，由於還不知道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假若我那時寫完了它，它一定不過是一部荒唐的書，古怪的書。留待將來我再來寫那些中國的個人主義者，中國的羅亭和沙寧和另外一些還沒有名字的人物，一定是更勝任一些的。而這四個斷片，可以說是完全穿上了幻想的衣服的現實，在現在想來，已經是近乎古董之類的東西了。把它和『王子猷』和『夏夜』放在一起倒是很合適的。我可以給這本書另外取一個名字：『一些失敗了的試作。』

## 初版序

把這些雜亂的東西放在一起並且重讀一遍後，我感到一種無可奈何的哀愁。因為我想起了那些昔日。

對於那些已經消逝的歲月我是惋惜，追悼，還是冷冷的判斷呢？我無法辨別我的情感，我感到那不是值得誇耀的好夢，也不是應該譴責的過錯，那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許多人都有過的憂鬱的蒼白色的少年期。一個幼稚的季節。我想起了那些昔日，猶如想起了多年以前讀過的一本厚書裏的情節，至於其中曾經使我醉心的文句，曾經使我灑同情之淚的主人公的行爲與心境，我已記不清了，無法獲得同樣的體驗了，甚至有一點驚異當時的激動了。猶如我們都曾經是兒童但現在並不了解兒童們的情感。

並且我不是在常態的環境裏長起來的。我完全獨自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摸索着道路。感謝自己，我竟沒有在荊棘與歧路間迷失。那麼我還有什麼可追悔的呢，假如走了許多曲折的路，有過許多浪費時間的半途的徘徊？

這些雜亂的東西就是我徘徊的足印。那時我在一個北方大城中。我居住的地方是破舊的會館，冷僻的古廟，和小公寓，然而我成天夢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每一個夜晚我寂寞得與死接近，每一個早晨却又依然感到露珠一樣的新鮮和生的歡欣。假若有人按照那時的我分類，一定要把我歸入那些自以為是精神的貴族的人們當中。

我那時唯一可以驕矜的是青春。

但又幾乎絕望的期待着愛情。

愛情，一種嬌貴的植物，要在暖室裏的玻璃屋頂下才會萌芽，生長，開花，然而我那時由於孤獨，只聽見自己的青春的呼聲，不會震驚於輾轉在飢寒死亡之中的無

邊的呻吟。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直到一個夏天，一個鬱熱的多雨的季节帶着一陣奇異的風撫摩我，搖撼我，摧殘我，」用更明白的語言說出來，就是我遇上了我後來歌唱的「不幸的愛情。」但對於人間的不幸我仍帶着驕矜。在那最後留給我的「一片又淒清又豔麗的秋光裏，」我猶如從一個充滿了熱情與淚的夢轉入了另一個雖然有點兒寒冷但很溫柔很平靜的夢，總之現實的鞭子的第一次鞭打還是沒有使我完全醒來，沒有使我驟然達到現在的清醒，用帶着憤怒的眼睛注視這充滿了不幸的人間，而且向這製造不幸的人類社會伸出了拳頭。在那「一片又淒清又豔麗的秋光」裏，我自稱為「一個留連光景的人。」

留連光景惜朱顏。那是一位亡國之君的詞。雖然我的手裏沒有一個國家，我也亡失了我的青春。

亡失了我的青春，剩下的就是一些殘留在白紙上的過去的情感足印，一些



雜亂的詩文。除去一部分自以爲比較完整的詩被一位朋友編入漢園集，又一部分不長不短的文章姑且名之曰散文者另編爲畫夢錄之外，尙可以寬容的挑選出來收輯起來的便盡在這個薄薄的集子中了。

我的寫作是很艱苦很遲緩的。猶如一個拙劣的雕琢師，不敢率易的揮動他的斧斤，往往夜以繼日的思索着，工作着，而且當每一個石像脫手而站立在他面前，雖然尙不十分乖違他的原意，又往往悲哀的發現了一些拙劣的斧斤痕跡。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應當最知道他自己。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斷言這到底是我的好處嗎還是弱點，這寫作時候的過分矜持。

這過分矜持的寫作習慣的養成由於自己的思路枯澀，也由於我的文學工作是以寫詩開始。有一個時候我成天苦吟。

除了寫詩，後來我也學習以散文敘述故事。那都是很幼稚的。對於留存在這裏的一篇，王子猷，我同樣感到羞慚，感到幾乎沒有勇氣去重讀它，然而終於姑息的留

存了，因為在那故事的後半，雖然仍是荒唐可笑的塗抹着千餘年前的古人的面目，我讀到了一些使我哀憐過去的自己的句子，如在情感的灰燼裏找到了一些紅色的火花，

「……誰是真受了老莊的影響？誰是真沉溺於酒與清談的風氣？都是對生活的一種要求。都是要找一點歡快，歡快得使生命顫慄的東西！那狂放的阮籍，不是愛驅車獨遊，到車轍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聲，那時代的哭聲呵，就是王子猷這時抑在心頭的哭聲了。」

我彷彿聽見了我那時抑在心頭的哭聲。我想起了我重寫那樣一個陳腐的故事並不是爲着解釋古人而是爲着解釋自己。我想起了一次可哀的心理經驗，在過了一個舊曆的新年後，一個寒冷的日子，我帶着歡欣和一件小禮物去訪一位朋友，洋車拉着我在冷落的鋪滿白雪的長街上，我突然感到一種酸辛，一種不可抵禦的寂寞，

我幾乎叫車夫把我拉回自己的住處去。這種不應爲一個十九歲的少年人所有的孤獨傾向不僅這一次使我痛苦。我常常感到在這寒冷的陰暗的人間給我一點溫暖以免於僵死，給我一點光輝以照亮路途的永遠是自己的熱情的燃燒。

這是一種不好的傾向，容易使人的心靈變得狹小，對於人間斤斤計較。而且嚴格的說，我是沒有理由抱怨的，因爲那時我接觸得最多最親密的並不是活的人類而是帶着死亡的芬香的書籍。

我讀着許多時代許多國土裏的詩歌。讀着小說。有一段短短的時間戲劇也迷住了我，比較冗長的鋪敘與描寫我感到它是更直接更緊張的表現心靈的形式。但我一開頭便忽視那些動作，我只傾聽那些心靈的語言，所以我最喜歡的是幾本靜默的，微妙的，沒有爲着迎合觀衆而設的熱鬧，誇張，與湊巧的戲劇。

我竟想用那種形式來寫一個幻想的故事，以四個黃昏爲背景，以愛情爲中心，敘述一個在他的一生的車道上「缺少了一些而又排列顛倒了一些」「適宜的

車站」的人物的少年，青年，中年，與老年。終於因為沒有自信，只挑寫了第二部分，就是夏夜。我一點不想使它冒充戲劇，我願意在那題目下注一行小字：一篇對話體的散文。

但我又怕我那些不分行的抒寫又是冒充散文。因為我終歸是寫詩的。

我寫了許多詩。就是說寫了許多壞詩。把燕泥集中的一部分和這集子裏的放在一塊兒看，一條幾乎走入絕徑的「夢中道路」展開在我面前：我是怎樣從蓬勃，快樂，又帶着一點憂鬱的歌唱變成彷徨在「荒地」裏的「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又怎樣企圖遁入純粹的幻想國土裏而終於在那裏找到了一片空虛，一片沉默。「我沉默着過了整整一年。」我幾乎完全忘掉了詩。但在對於它的熱情消失之後，我才清醒的得到一個結論，在差不多當作附錄編入這集子中的兩篇解釋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後話和夢中道路）裏尚未達到的結論：詩，如同文學中的別的部

門，它的根株必須深深的植在人間，植在這充滿了不幸的黑壓壓的大地上。把它從這豐饒的土地裏拔出來，一定要枯死的，因為它並不是如一些幻想家或逃避現實者所假定的，一棵可以托根，生長，並繁榮於空中的樹。

然而直到現在仍有人在作這種懸空的企圖。

到處浮着一片輕飄飄的歌唱。

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而一個人最要緊的是誠實，就是當無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時候應當從夢裏驚醒起來，看清它從哪裏來的，並憤怒的勇敢的開始反抗。

我自己呢雖然我並不狂妄到自以為能夠吹起一種發出巨大聲響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變成鞭子還擊到這不合理的社會的背上。

五月二十七日，萊陽。

# 目錄

三版序

初版序

卷一

玉子飫……………三

卷二

夏夜……………二九

卷三

蟻……………六三

棕櫚樹……………七一

遲暮的花……………九六

歐陽露……………一〇九

卷

一





## 王子猷

「難道天已要亮了嗎？」

王子猷從溫適的夢中醒來，惺忪的眼對滿室白色的亮度投出疑問。不自覺的回憶開始數着睡中的夢，夢是那樣的少，那樣的短。由習慣，這長長的冬夜是不容易就亮的。「是夢入了梅花國度？」他心裏微笑着，輕輕翻過身，菖蒲枕在耳邊起一串細碎的聲音，他感到了自己身體的沉重。很明白地，不是夢。

他靜靜地睡着。從動了一下的棉被的邊緣上滑進一絲絲冷氣，他記起了這幾天來的嚴寒。他眼睛靜靜地睜着。這滿室的，從窗外映進來的亮度，是如此體白，如此澄靜，與月光，與曙光，都不難於找到分別。他的經驗對他剛才的疑問加以嘲笑了，「真是睡眼矇矓！」

然而這如此皚白，如此澄靜地亮着的，倒底是甚麼呢？他這時已能肯定地在心裏說一個字了，那個字是：

雪。

當「雪」這個字的發音從他心上抹過時，他如一個小孩似地感到大的歡欣。「我喜歡冬天，我喜歡雪，」幾乎叫出了，不是接着轉到：「起來吧。」

他起來了。扱着鞋把窗門一扇扇打開，雪已停止了飄飛，外邊的窗角都墊着一窩新雪，不自覺地把指頭去試觸一下，雪是可愛的幽冷。再從窗子平望出去，望得見的祇是白色，在黑夜裏顯出澄靜。在室內輕輕巡行一周，最後把門門推開。隨着門的開是一聲「篋青！」

應聲的是隔壁一個童子的聲音。

「提一壺酒來。」王子猷大聲說。

來的是一個清瘦的童子，和他手裏的一個黝色的陶壺。

「不要甚麼下酒物麼？」

「這還不夠下一壺酒嗎？」指着窗外。

他執壺呷吸幾口。酒是飲慣了的舊釀，但他飲得慢慢地，如第一次品嘗一種新的那樣。

放了壺，壺岸然古貌地立在棹上。

又輕輕地在室內走着。重新凝睇窗外：這雪，這皚白的雪，不僅在夜的濃黑裏顯出澄靜，而且嫵媚，使人感到溫柔。這溫柔是祇允許人感到的——就祇感到不已夠了嗎？他心裏作一種聰明的微笑，脚步不自覺地重了起來。

他想起他是怎樣像脫去一件髒的衣服，丟了官來這裏隱居：他是從來沒有覺到那錯了的，但今夜的雪似又是新的參證。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白雲停陰岡，丹甍耀陽林。石泉激瓊瑤，纖鱗亦浮沉。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餼糧，幽蘭問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新得的句似地，人家的招隱詩從他口裏吟咏出來。他更沒有想到人間的聲音會損破整個的神祕的靜，直到一字字的鏗鏘駛入夜的寥闊，像一串野獸的足跡踏在雪地，直到最末一字的尾音漸漸消失，嘎然整個的靜復合，方笑了：「狂奴，清狂是向這雪夜發的嗎？」

他到棹前坐下，舉起壺：「狂奴當自罰。」

他又起來沿着四壁走，最後佇立了一個窗前。

黑夜是無邊地伸展着，雪的白點明了牠，使人能夠看見。但這色彩，這看見，並不損傷牠的廓大。

舉起眼。遠遠地，那個方向，使他想起戴安道，那一個朋友，那一個朋友，那是怎樣一個朋友啊。今夜真怪，一覺醒來，使他對一切感到新鮮，說不出的摸忽不定，雖說一切都似乎更清楚，更親近。

是這雪！

他於是要從雪裏去訪他遠在剡溪的朋友。

王子猷和童子篋青在一隻船裏。船是小小，然而清潔使牠不覺窄促的船，沒有一片帆，一半船篷來遮蔽牠向圓圓的藍的天空仰視。幽闇的水是柔滑地撫摩過牠身邊，流着永遠的靜寂。

兩岸銀色的叢林夾着這低流的河，對這河裏緩流着的小船，船裏靜坐着的角巾蕭然的人，彷彿驚視。這正對着王子猷對四圍驚視的眼睛。這使他繼續一刹那完全的靜。聽着船尾輕勻地打起的一雙槳聲，攜來準備對天地的開闊浮一大白的酒。

盞都似乎忘掉，忘掉牠就在身旁的船板上。這時，除了純淨的空氣，甚麼都不必吸飲。這已夠沉醉，一種清醒的沉醉。

「天地爲甚麼要使我們覺得太大，太大？」

「然而我們伸出嬰孩時短短的手膀，就似乎完全擁抱着了牠，如小時合着眼擁抱母親的頸項。」

質青是過於愛說話。但愛多說話就是愚蠢嗎？春天不會禁止百鳥的囀鳴，雖說牠自己的翅膀是無聲地飛向夏天的綠蔭。質青不正是在他的春天裏嗎？他這樣想着，並且想到自己無意流露的答語，真幾乎站起來，如一個孩子對天地伸出手臂。但他祇回回頭。

後面也是遠遠的，正如前途。是從何點來？將至何點止？這流着的一河長長的夜啊。

欸乃的槳聲像是夜在甜睡裏的胸脈，又像是夜搖着大地這搖籃的眠歌。夜自

己倒底是睡着還是醒着？是睡在那林間的積雪裏？睡在這流水的旋圈裏？還是醒着守望在上面？沒有月，沒有星的天空裏？

他想說話，但說出來仍是靜默。

「在母親懷裏，我們想不做聲，假裝着睡；又不自禁想唱出與生俱來的歌聲，雖說那幼稚到不成語調。今夜我又有了這感覺。」

「天地不待沉默去完成，也不至被歌唱破壞。沉默就是牠的歌唱，而一切歌唱都是牠的讚頌。」先前吟詠的招隱詩又在他心裏一亮，但他這時是不會再吟詠牠了。接着聽到篋青——

「那我將從這槳聲裏流出我的歌聲。」

「但你得低抑，低抑如流水之脚步。得擇一個樸素的，如雪之顏色。」

「我將擇這個，祇這個。天地說着牠的偉大，我們說着我們的微小。」

於是，一剎那靜。於是隨着雙槳一次稍重的落下，又打起，微顫的歌聲飄散在幽



## 開的水面——

不要月色，白雪照清路，

來啊，搖着你雙臂夜寒，

記認河邊三叉的柳樹，

這兒是我，和我的小船。

雙臂投給我，你定定心，

別擔慮雪地裏的足跡，

河水一會就重歸平靜，

隱隱我們的船的消息。

風：你就靜靜睡在林中，  
別從轉側裏忽地欠伸，  
驚動枝上積雪的輕夢，  
和我懷裏最幽小的人。

信任這小船，這一雙槳，  
它更忠實如我的手臂，  
輕輕拍起流水的低唱，  
到你肩兒垂覆着安睡。

你醒來的眼像句問話！  
愛的人，划到這兒不停？

我低頭給你一吻回答。

划到我們的新的早晨。

微顫的歌聲飄散在幽闇的水面，如粒粒珍珠沉下，沉下深邃得像一個古代的  
被忘却的幽夢的河底。又輕輕地閃起，閃起到像一羣高舉的鳥翅摩觸到天空，因為  
無一片雲彩的天空是如此低垂。最後，消失了，如瓣瓣落花被流水帶到永不回來的  
地方，如網網青色的夢紗在醒來的晨光中消隱。

在這時，在這歌聲洗滌出來的更深澈的靜寂裏，兩岸叢林裏發出一種斷續的  
碎粒的聲響。

一定有個個微風的頭兒從歌聲的驚醒裏輕輕舉起，一定有枝枝不能負重的  
柔條在銀影裏搖曳，一定有片片閃白的碎雪在繁枝的遮掩裏靜靜墜下。

王子猷微笑了。

他想：貧青又要說話了。將說甚麼呢？但這有趣的期待得的是小小失望，一長段時間在沉默中過去，祇一雙槳聲打得更柔和，像夢的聲音拂過枕邊，像霽殘的簷雨滴在午夜。貧青這小小的靈魂是一朵薔薇向世界瓣瓣展開，而在自己的色香裏輕睡。是在一個夢裏，但這夢是他自己織就的，如三眠後的蠶自吐銀絲來織自網的繭一樣。

他想到貧青這孩子雖會度過他不少的風晨雨夕，仍與一個普通會唱歌給女人聽的村野牧童沒有甚麼相異。這至少給他一絲悵惘：他生活的氣息竟不能給他有力的薰沐。

「這似乎是你該說話的時候了。」

「我將說甚麼呢？將說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嗎？我現在仍在夢中嗎？」

「爲甚麼要說夢？你以爲這夜是夢着的嗎？這雪是夢着的嗎……」

接着他聽到回答，不是貧青，不是他自己，「夜是夢着的。一切都是夢着的。」許

就是夜的聲音吧。

他深深呼吸一口氣，微偏過頭望着岸上的白雪，想用眼光去吸取那幽冷。一切仍是靜，新鮮。

但他，他却想到：該也快要剗到夜的將盡吧。看天空是怎樣由深藍變到魚白，看黎明是怎樣代替夜，看第一線陽光是怎樣照到積雪。要一點晨風的淒冷，要一點白晝的顏色，總之，要一點改變。

他提起酒壺來，痛痛地呷飲幾口。和着一點酒的殘餘，酒壺忽然被擲入江流，濺起一閃水花，一跳聲響。

「啊！」

「不讓河水享我一點殘酒，還要帶空壺到安道家裏去討新釀嗎？哈哈——」  
笑後，他奇怪爲甚麼有那樣笑聲，並且爲甚麼要笑。

天亮。

灰黯的黎明告訴一切將有一個冬季的陰天。

但畢竟還是白晝。從水面收去了幽輝，從叢林收去了密暗，從大地收去了睡眠似的陰影。像劇後的人們，一切揭下了神祕的面具，真實地清楚地對立着，伸出手互說一聲祝福。

王子猷從雙槳打起的水花裏望到河岸，河岸就似乎在槳的邊緣上。從河岸的叢林裏望到天邊，天邊就似乎在叢林的枝巔。

「划攏岸去。」

「再划一程才是上陸走的路。」

「但我要上岸了。」

用一隻槳把船移過方向，再直對河岸划去，篋青是帶一點興奮把槳下得重促，當河岸漸近的在望。

當他們踏上雪地時，腳下發出一種快樂的聲響。王子猷擇一塊石頭站着，看篁青把船繫到一株倒欹入水的柳樹上。

林間有一條曲折的小徑，滿徑豐腴的積雪，還不會有人的蹤跡。王子猷望着這一徑白雪，不忍踏上牠，又想踏上牠，最後，一步步向前走去，不回頭望望。

出了林，是平坦的田野。有短短的木橋，有冰鎖的小溪，有一聲聲鷄啼夾着淒冷，有一家家晨炊的烟裊上天空。

他心裏有一個歡呼。

水田裏都積了薄薄的冰，有三兩孩童在敲冰，準備敲一大塊起來用麻繩繫着當鑼打。

路從一家草屋的前面過身。那門前的土壩上，已站着一個農夫模樣的中年人。

「兩位走路的先生真早。」一個笑的招呼。

「我們從昨夜走到今天。」篁青在王子猷後面說。

「從那兒來的？」

「從流着水也流着船的河裏。」

「不要亂說！」王子猷停住脚步，回頭看質青一眼，然後向農夫說，「我們是從山陰來的，打算去訪一個朋友。」

「在甚麼地方？」

「剡縣。」

「剡縣。」向自己說似地輕輕念這地名一遍，很謙和地說，「不想歇歇脚嗎？我還可以給兩位先生準備早飯，如不嫌——」

「那麼，恭敬不如從命。」

他們被引入一個低小的木門，從土牆上聞到一種泥草與牛糞混合的味。驟墜入較陰暗的地方的眼光，有點遲鈍才看清屋裏有一張木棹，幾條長板凳，擠在兩側的盛着糧食的籬筐，還有斜堆在屋角的芋頭，番薯，馬鈴薯之屬。這是堂屋。



「到灶屋去坐，有火，煖和煖和吧。」

所謂灶屋就是左手邊現着更陰暗的門。

一個兩眼的灶佔了屋的一角，灶門已亮着火光，流出濕柴的味，灶背已有一個中年的女人在作飯。

「這兩位先生是從山陰來的，將在我們這裏吃早飯。」

「我姓王，他叫篋青。」

「啊，王先生。」女人放下作着的事，招呼似地說，接着帶一點忙亂到堂屋去搬板凳。

坐定，男人陪着說話，女人仍帶一點忙亂跑進跑出，拿東拿西，作着早飯。

「今年雪真大。」

「是的，明年一定是很好的年成。」

「真是擾亂了你們。不要因為我們在飯菜上多些麻煩。」

「沒有的事，便飯便飯。」

就是這一類話。我們的小人物因為先前被他主人瞪了一眼，在一種恭敬的節制下話說得很少。

飯要熟時，那女人問：

「午郎呢？」

「一定在外面耍雪。我去喊他。」男人起身。

外面是「午郎」「午郎」和五六歲孩子答應的聲音。

孩子帶着頑皮的神氣跑進來，看見兩個生人，瞪着驚問的眼，不動，一雙紅紅的手。

女人從堂屋擺了碗筷進來，走近孩子——

「你瞧，你一雙手！」

「媽，我冷！」多麼習慣的依托的聲音！

女人用大大的粗黃的手握住小孩向她伸出的小手，完全包沒了那紅紅的兩拳，「誰教你耍雪的！」

飯棹上，有炒的雞蛋，還有肥的臘肉，大塊的臘豆腐乾，這顯然是爲貴客而有的菜。王子猷在感謝主人的殷懃中努力把飯吃飽。

吃了飯，他說着趕路的話告辭。主人是這樣好，不肯收錢，祇很客氣地收了一聲「謝謝」。

同樣一段路，兩人同着走是比一人獨自走要短得多的。但若同着走的兩人不說話呢——沉默是多長長的難走的路啊，篋青如要得到休憩似地又說出一聲，

「也許戴先生這時還高臥着吧。」

又是沒有回答。他知道這手背在身後，低頭走着的人，是不大愛說話，有時甚至緘默得可怕的。多麼固執的緘默！他生氣似地轉眼望着路側平漠的田畝，遠遠的帶

雪的樹。

最能銳敏地感到歡欣，也就最能銳敏地感到沉鬱的王子猷，這自以爲知道得很多很多的人，自以爲生活得解脫而又深入的人，這時被一種輕微的思想束縛着了。思想是有一排尖尖的細齒，而最會嚼人的心的。

爲甚麼快樂像一陣輕輕的風飄過人的心裏，跟着就揚起悵惘的塵土？爲甚麼人要伸手去捉那輕輕的風，而又不願捉着的是一握塵土？

他想起他做官時是怎樣不管那些屬於官的俗事。爲着完全適意，才連那僅是一個掛名的官也拋棄了。想起出都時，在都下偶遇桓伊的那夜，桓伊是怎樣爲他吹了三弄笛，主客不交一言而去。更想起有次在吳中，到一有好竹的士大夫家去，是怎樣不通主人就到竹下去，諷嘯了一陣便直欲出門，主人却把門關着留他……這些故事，是一般人士都知道而且傳說着的故事，而他，在往次，憶及時也在心裏泛起涼幽幽的微笑的。但這次！

他是知道生活，而且想把生活做成一本好詩的。他懂得生活上的選擇與刪棄，懂得如何去創造生活上的新鮮，幽深，又如何去捉着那刹那的快感。這時代實是一個不能使人安於平凡，庸俗的時代！稍稍在他前面的，如當時所謂「竹林七賢」清談縱酒的南渡人士，以及人人艷稱的「王謝」他的父兄輩，誰是真受了老莊的影響？誰是真沉溺於酒與清談的風氣？都是對生活的一種要求。都是要找一點歡快，歡快得使生命顫慄的東西！那狂放的阮籍，不是愛驅車獨遊，到車轍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聲，那時代的哭聲呵，就是王子猷這時抑在心頭的哭聲了。

他沉思裏伸出一雙紅色的小小的手。

那平凡的可祝福的家庭！那平凡裏是流着多溫柔多充實的聲音！一鋤，一犁，一塊田地，一間草屋，一個妻子還有孩子。工作時的汗水，休息時的烟管，還有大家一塊時的親切的目光與笑語。晨到夜，春到冬，生到死，一首樸實然而最妥貼的詩——

背後忽然一聲，「哦！」

「甚麼？」他轉過身。

「我想起我們的船，繫在河邊的船，假若被人划走了？」

「那有甚麼，被人划走了就另外找船。」

賀青正偷偷掩笑於終於引出了幾句話，王子猷却「真是大驚小怪」都沒有說出，又回轉身走起來了。

賀青這孩子，他想，昨夜唱那樣的歌，不是平常得自然的嗎，爲甚麼自己感到不快？一個人該讓他如一棵樹，自然地長，吸取着一切所共的太陽雨露，還是必需加以盤屈，使他奇出於衆樹中？爲甚麼他做官時不能如一個普通做官的？做人也不能如一個平庸的人，如那農夫？現在是隱居着，多可笑的隱居！遺棄世俗而反爲世俗所知道，驚異，傳說……

從昨夜到今天，多短的時間，但在他心上是多少次陽光與陰雲的變遷。他有一種可笑的感覺：怕。

這樣走着到那裏去，他猛意識到戴安道家。到戴安道家去幹嗎？戴安道那個人，他從意識裏得一種熟知的說明，一個平常的自以為不平常的人，一個時代的流行病的患者。去和他串一幕習慣的喜劇？去告訴他今天感到的悲哀？不！

他心裏的「不」並未影響到他的腳，所以仍是向前繼續走着，直到他抬頭啊，那不就是那一叢熟識的野墳嗎？

過了野墳，轉過彎：那不就是他居宅的竹林嗎？

那不就是那白牆嗎？那門嗎？

『坐下歇歇吧，』並沒有說出聲，他坐下道旁一塊石頭，在一棵松樹的傘下，四出的松枝滴着融化的雪水。

「不就到了嗎？」

質奇異地站着。他真希望一下跨進那門：完了，輕鬆了。

靜裏飄着一點冷。

約抽一隻烟捲的時間過去了，王子猷站起來，默默地向來時的路，頭都不回。

「怎麼？」

「回去吧。」很低地。

「不是到戴先生家裏去嗎？不是已到了嗎？」

「我原是乘興而來的，興盡就可以回去了，何必一定要見着戴呢——」  
他自己聽到語尾有一點顫抖，一點哽咽。

一九三二年，北平。





卷二



夏 夜

人物 齊辛生（中學教師。年約二十五六。）

狄毅如（齊女同事。年約二十三。）

女生甲

女生乙

聽差一

時間 現代

地點 北方某城

齊書室。窗臨學校園。成行列的綠樹，假山上爬滿的紫藤，和樹間漏出的圍牆，遙可望見。這時，夏天的陽光從西方斜照着窗底一角。窗前一大書桌。綠色的桌布上，書數冊。由窗過去，挨左壁，有門通園子裡。左壁大書架兩具，白幔遮着，裡面是空的。書架角一藤椅。右壁，圓藤桌一，小木椅兩，分放桌側。桌上放茶具。再過來，懸一白色門簾，內爲臥室。壁上懸尺高畫兩三幅。可辨孰爲名畫孰爲名文家像。幕開時，齊坐書桌前藤椅上。椅向右壁，與書桌平行放着，坐在上面的人可望窗外。又偏過頭來看室內。齊注視在壁畫上。

齊

（自語）明天再收拾它們吧。把一切東西都收檢了真不像一間屋子了，我還得在這裡過一夜呢。爲甚麼只過一夜了呢？真好笑的。（站起，望窗外。）出去走走吧。也向園子裡的草木說聲『再會』吧……（聽有敲門聲。）請進來！

(狄同女生甲，女生乙入)

女乙 (笑聲) 我說齊先生在家，是不是？

齊 剛打算出去走走…… (把書架前的藤椅和兩小木椅移到書桌前，成一半

圓圈。再去就藤桌上的茶具斟茶。)

狄 齊先生不是有事嗎？

齊 不，正是無事，想到園子裡去走走。——你們坐吧。喝點水。(把斟了茶的茶杯

放在書桌上。)

(都坐下了。)

狄 已收拾好了？

齊 大致都收拾了。(望室內) 完全像一個空屋子了。雖說還有些東西沒有檢，明

天還有時間的。

女乙 (向女甲，像問她似地。) 明晚走？

齊 是的，明晚走。

女甲 如狄先生在歡送會上說的，我們都感到先生走了是我們的損失。我覺得先生是可以不走的。

齊 是沒有甚麼理由說一定得走，不過我已接受了南方朋友底邀請，並且並且我有一點想到南方去。

女乙 先生不是常說北方底好處，說很喜歡北方嗎？

齊 (微笑) 離開了北方，我會更喜歡它，更想到它底好處的。

狄 你們是來拷問齊先生的了，那裡是來看他？

女乙 是的，我們原是和狄先生說，「去看看齊先生吧，看他已把行李收拾好了沒有？看他真能夠淡漠地離開這園子，這學校，還有我們嗎？真能夠把一件件安放在習慣的東西放進箱子不感到一點——」

狄 (對齊) 她說話的樣子雖可笑，但我聽來真有點感傷似地——

齊  
（默）

女甲 假若走的是你，我們來看你，並且這樣說，你不更要感傷嗎？

女乙 我們大家不放齊先生走，還是走不成的。齊先生，就告訴你南方的朋友吧，說我們不放你走，你不去了。

齊 下學期有更好的先生來教你們的。（微頓）多經驗幾個先生是好的。那時你們會完全忘記我，（微頓）除非有時想起我對不住你們——密斯狄，你說是不是？人是應該學着忘記的。記憶是一種沉重的擔子，常常使人無力去擔負現在和未來。生活，忘掉，又生活。我常常向自己這樣喊着。

狄  
（默）

齊 我說得太粗魯了，原諒我。

狄 我在想，正如人底身體有強弱一樣，有些人善於忘記，有些人不善於忘記。

（這時女乙感到無事做的寂寞似地，推開椅，起立，取下書桌上的一本



書。

齊 這幾本書是準備帶到火車上去看的。

(女乙翻着書，裡面掉下兩個白色的信封。)

女乙 (俯身去檢拾) 這是準備在火車上寫信的，是不是？(檢了起來) 給我寫一封，齊先生一定得給我寫。(走近書桌) 我自己在信封上來寫我底名字吧。(取筆，低頭寫。一會轉過頭來，手拿着另一信封，笑說) 這個寫上你底名字，好不好，狄先生？

狄 也許齊先生是特別準備給誰寫的。

齊 不是準備在火車上想起誰就給誰寫的。

女乙 那當然要給我們寫了。

(寫好，把信封仍夾進書內，書仍放還原處。拿起茶杯喝茶。)

齊 涼了吧？

女乙 沒有。涼了我們自己斟。

(狄也起立，取茶來喝。)

女甲 齊先生到了那邊，還是望常常給我們寫信，不要以為我們不是先生底學生

了——

女乙 (在女甲背後說) 我說我們走得了，你瞧，天快黑了。

女甲 (起立) 那我們就走吧。

齊 (也起立) 還玩玩吧。

女乙 我們還有點事，——狄先生還可以留在這裏。

狄 我也想回去了。

齊 沒有什麼事嗎？

狄 事倒沒有。

女甲 (向齊) 明晚車站上見。

女乙 明晚見——狄先生，明天見。

(都走向門。女甲女乙走出後，齊和狄再回到室中。)

(頃刻的沉默。齊和狄都感到不知說什麼話似地。齊把兩小木椅放還原處，再斟一杯茶放在書桌上。)

齊 坐吧。喝點熱茶。

狄 (走近書架)好，不用客氣。(拉開書架的白幔，輕輕自語)都空了。(仍拉過

白幔遮着。)(看齊，齊已坐下。)(齊先生總共在北方住了幾年？

齊 (想一想)整整六年了。——到北方來，也是夏天。也許比現在稍晚點。

狄 你真的很喜歡北方嗎？

齊 從前我是甚麼地方都不喜歡，住一個地方厭煩一個地方。祇有在這裏住得最久所以也可說是喜歡了。但現在我是甚麼地方都會喜歡的。

(陽光全沒，漸漸暮色濃了。)

齊 讓我打開燈嗎？

狄 讓我們在這朦朧裏浸一會兒吧。我有一點喜歡黃昏。

齊 我從前在詩中說黃昏是一道憂鬱之河，靜靜地流到人間。那時我不大能夠忍受每一個黃昏摸索到我窗前，那寂寞的聲音（微頓）以後我慢慢同它熟習了，習慣了它底容貌。言語，如一個熟習的朋友。

狄 你不喜歡它嗎？

齊 如一個熟習的朋友，我並沒有感到它於我的重要，就是說我並不覺得如何喜歡它。雖說我並不厭煩它天天的來訪。

狄 我是愛在黃昏裏做着夢的，做着一些小小的夢，又悄悄地讓黃昏給我掩蓋着。（微頓）你不覺得可笑嗎？

齊 （有點不能制止被感動）我有時候也愛做夢。（微頓）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狄  
（仍挨書架站着，不動。輕輕地念着。）

這一個心跳的日子終於來臨！

你夜底嘆息似的漸近的足音，

我聽得清不是林葉和夜風私語，

麋鹿馳過苔徑的細碎的蹄聲，

告訴我，用你銀鈴的歌聲告訴我呀，

你是不是預言中的年青的神？

齊  
（愈感動。不能說出甚麼話。）

狄  
（繼續念）

你一定來自那濃郁的南方，

告訴我那兒的月色，那兒的日光，

告訴我春風是怎樣吹開百花，

燕子是怎樣凝戀着綠楊？

我將合眼睡在你如夢的歌聲裏，

那溫馨我似乎記得，又似乎遺忘。

這就是你那時的夢吧。

齊

（被感動的聲音）那也是一個黃昏，我在夏夜的樹林裏散步，偶然想寫那樣一首詩。那時我才十九歲。十九歲，真是一個可笑的年齡。

狄

你爲甚麼要讓那「年青的神」無語走過。不被歌聲留下呢？

齊 我是想使他成一個「年青的神」。

狄 「年青的神」不失悔嗎？

齊 失悔是更美麗的，更溫柔的，比較被留下。

狄 假若被留下呢？

齊 被留下就會感到被留下的悲哀。

狄 你會裝扮過一個「年青的神」嗎？

齊 裝扮過。但完全失敗。

（狄走到椅前，看見齊低着頭，像忍受甚麼似地。）

狄 怎麼了？

齊 沒有甚麼。這黃昏使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應該被忘掉，被埋

葬的……但不是失悔的。

狄 假若這黃昏帶給你不好的記憶，那讓燈光把它趕走吧。

(走到右壁開燈)

狄 (坐下) 我想起我們初認識的時候。一個剛認識你的人會感到你有些孤傲；熟一點後又會得到相反的感覺，你是太和易，太使人親近；但更熟後，會感到你底和易，你底使人親近中仍有你底孤傲。

齊

(默)

狄

我想是你生活底寂寞所養成的。

齊

是的，我有時甚至有點固執的。我自己也覺到，但我又固執着我底固執。

狄

你並不像一個固執的人。

齊

不是對人，是對自己。

狄

那是殘忍的。

齊

對自己，我願意殘忍點。現在更習慣這殘忍了。

狄

你底童年一定也過得很寂寞的？



齊 早期的童年我一點也記不清了。常聽人說他能記得五歲時的事，我真奇怪，甚至有點羨慕。

狄 我就能清楚地想到我四五歲時的事。（作回憶狀。）

齊 我就祇能想起兩件事，算是最早的記憶了。一是葡萄葉，葡萄藤牽滿天井的時候，那新鮮的綠色真使人歡喜。我像已懂得歡喜，那時我似乎還在乳母底懷抱裏。

狄 （如吃了甚麼好食物似地。）真是甜的記憶，而且涼幽幽地，是不是？

齊 一是菊花在小庭裏開了的秋天，我靜靜地坐在小臂椅裏，兩個短短的手膀放在椅臂上。那時真像一個成年人似地懂得享受寂寞。

狄 我小時候就愛幻想，幻想些溫柔的可愛的東西。

齊 以後能夠記憶的童年都在亂離中。因為在亂離中，那小小的寂寞的靈魂是缺少關注，缺少愛撫的。十一二歲，我就與舊小說作了密切的伴侶，日子都在那

裏面過去了。現在想到那時的我，整天或且深夜執着一卷殘舊的書，把一雙眼睛，一顆寂寞的心完全放在那上面，我真感動到想緊緊擁抱着那小小的可憐的靈魂哭泣。

狄 你沒有可愛的幻想嗎？

齊 彷彿是沒有的。祇有時對一根小草或者一個小蟻說，「你知道世界是不是很大很大，而且我也將長大，飛出外面去？」（微頓）終於飛出了。那時我十五歲。

狄 你有時也想念你底鄉土嗎？

齊 也有時想念。但出來了就沒有回去過。

（頃刻的沉默。狄起立走走，走近書桌，拿冊書來翻，那兩個信封又掉下在桌上。）

狄 （轉身）辛生！

齊 （從沉思中醒來用眼望着狄，表示疑問和等候。）

狄 我幾乎忘記你明晚就要走了。

齊 (回聲似地) 我也幾乎忘記我明晚就要走了。

(頃刻的沉默)

狄 你來這學校已兩年。

齊 (回聲似地) 兩年。

狄 我才來一年半。

齊 (默)

狄 我看學生們都對你很好。

齊 還好。

狄 課程也沒有甚麼使你感到不便嗎?

齊 沒有。

狄 你爲甚麼一定要走?

齊 我有時作事，自己都不給自己一種滿足的理由的。

狄 (走向椅前，坐下。) 當你想到明晚就要走了，你不感覺到有什麼使你願意走嗎？

齊 我不感覺到有什麼使我不願意走嗎？

狄 是的，我們常常覺到，決定作一件事是很輕易的，但到了臨作的一頃，一想到「真要作嗎，」就會生一種微妙的回顧的，你不是在這城裏住了六年嗎？而

且——

齊 你是說留戀？

狄 而且你不覺得有一種新的東西生長在你心裏嗎？

齊 新的東西？

狄 在你不知不覺裏生長起來的，在你忽視裏生長起來的……但它會使你知道的……比如你想到「明晚就要離開這裏了，」……比如在剛才的黃昏

裏……

齊 (默)

狄 (又起立，在室內走着。)我下學期也不想在這裏了……這裏我將住不去……(極用力的帶淚的聲音)我也想到南方去。

齊 南方去?

狄 (走到齊椅前)是的，南方去。你是殘忍的，『南方去?』故意問着，故意很淡然地……(向齊伸出手臂，淚流出，話無聲了。)

齊 (感動，起立，擁抱着狄。頃刻的沉默。)我是不會想到的，我是不會想到的。譬如，平靜點。(狄伏在齊胸裏啜泣)我會，我有意來損傷你底心嗎?

狄 (帶淚的聲音)『我會，我有意來損傷……』是的，你是會爲你自己辯護的。(極用力地說出)你不曾想到，你沉默的眼光是向我說着多有力的溫柔的話。你寂寞的影子是多有力地，追逐着我……

齊 (感動)

狄 (帶淚的聲音) 你想把你自己關在孤寂裏，就該真把自己關起。但你還是開着你底門的，而且還用好意來引人進去。而且，還用溫情來款待……

齊 (感動)

狄 而且，你還會節省你底好意，你底溫情，如一個吝嗇的人。你彷彿殘忍地說：「這樣，我會使她更需要我，更熱切地需要我……」

齊 (感動的聲音) 責備我吧，盡量地責備我吧……是的，我是殘忍的，我是自私的。

狄 (啜泣輕到聽不見了)

齊 我是再不願給與人什麼，也不從人索取什麼的……我不會努力把自己關起來嗎？……我不會努力不同你，不同你親近嗎？……但這是我底力量能夠做到的嗎？……我還是漸漸地，漸漸地愛上你了……

狄 (抬起眼睛望齊)

齊 我還是漸漸地，漸漸地愛上你了，漸漸地需要你底愛了。(微頓)所以我現

在是非走不可了……

狄 (張着眼睛望齊)

齊 現在是非走不可了。(微頓)我是不快樂的，我愛你是不能使你幸福的。我

想，讓我更努力愛你一點吧，讓我悄悄地離開你吧，我沉默的忍耐，決斷的悲傷，與以後記憶的負載，都是無足輕重的。我能夠擔負。我擔負過。我將再試試。再試試我底力量……

狄 (仍望齊)

齊 (如自語) 我是不曾想到的，我是不曾想到的，殘忍的事總是殘忍的。對自

己殘忍也就是對人殘忍。——是甚麼時候你愛起我來的。是甚麼力量使你這樣愛我？

狄 (溫柔的聲音,小孩似的聲音)因為你明晚就要走。(微頓)想到你明晚

就要走,我才自己覺到我愛你到這樣深。我不能離開你。我永遠不能離開你。帶我一塊去吧,任何地方,天堂,或者地獄。

齊 (俯下吻她。)

狄 (作夢似的聲音)我老早就在你身上做着夢,悄悄的做着。我是快樂的,滿足的。但你明晚就要走了,你要把我底夢帶走了,我再沒有夢了。

齊 (又俯下吻她,較長的吻。吻後,狄眼睛仍閉着,齊看着她長長的睫毛。)

(齊坐下,狄立在他面前。齊把她底椅移近,讓她坐下。)

齊 (執着她一雙手,望狄。)

狄 (撲入齊懷裏)我得洗洗臉。

齊 我叫聽差。(起立,按叫人鈴。)

狄 (起立)讓我到你臥室去藏着。(向齊作小孩臉相。)



齊 (擁抱她吻她，同走向懸門簾處。狄走進去。)

狄 (復出，拿一面盆給齊) 把這給聽差。(齊把面盆放在木椅上。狄復進去。)

(聽差入。)

齊 打盆臉水，再拿點熱開水。

(聽差取盆及水瓶出。暫時沉靜。齊在室內步着。)

(聽差拿面盆及水瓶入。放面盆在木椅上，水瓶在藤棹上。復出，聽着聽差的脚步聲走出後，狄出，端面盆進臥室去。齊仍步着。)

(一會兒，狄出。齊停步。狄走到他面前，走入他臂裏。齊吻她。)

狄 (抬起頭望齊) 告訴我，你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你剛才在黃昏裏想起了使你不愉快的事情。

齊 你爲甚麼有了這念頭？

狄 剛才洗臉時我想起的。說我願意聽。

齊 願意聽？

狄 是的，我願意聽。

齊 再說『我願意聽。』

狄 爲甚麼？

齊 (感傷地)『我願意聽。』你說得多像那五年前的聲音。(微頓)她要我說一個故事時常是這樣說的。我讀了一本小說或者戲劇，她常要我說那故事給她聽。我們一塊躺在牀上。我說着說着，說到她悄悄睡去。(微頓)我們還沒有十分熟的一個黃昏裏，她就要我說故事。我第一次說的故事是「幸福王子。」那可憐的該被祝福的小燕子……

狄 你一個人擔負那記憶是沉重的。說給我，你也許會輕鬆點。從那故事底起始到最後。

齊 完全平庸的。第一天我說，『我是年青的神。』第二天我說，『好意是能夠拒

絕的嗎？」第三天我說，「愛情是能夠拒絕的嗎？」第四天就輪到該我哭泣了，「我是受了生命底賄賂。」以後我常自語着，如一狂人似地，「我沒有愛她，我並沒有愛她。」但那記憶是一直纏着我，到現在——

狄 （發見齊眼角的淚）哦，怎麼了？

齊 沒有甚麼——讓我哭泣一會兒吧——你不願意見我哭泣嗎？——我是不

應當向着你哭泣的。（忍淚的聲音。放了狄，坐下。）

狄 你瞧，（指壁上的影子，兩人底頭剛在一塊。）

齊 （抬頭望壁上。）

狄 那時她多大的年齡？

齊 二十歲。

狄 （指影子）你瞧我才十九歲，你也才十九歲。——她以後愛了另外一個人嗎？

齊 以先就愛一個人。

狄 我以先就愛過一些夢，那夢裏都是你底影子。——你們玩了好久？

齊 從夏天到另一夏天。（微頓）其間都是不好的記憶。

狄 都是不好的記憶？

齊 也有一段短短的日子。（回憶狀）黃色的槐花靜靜落下庭院的夏夜，一個螢火蟲在簾角飛，我在她黑暗的窗子下懷念她。她那時考學校去了。——以後就踏到現實底荆棘，初踏到荆棘時，我是可笑的，我暴躁地說，「這是命運底嘲笑。我不能堪。」但慢慢地，愛情使我更了解愛情，更會獻身愛情了。我懂得愛情是要用痛苦來培養，而且是用痛苦來衡量的。

狄 不好了爲甚麼還要玩下去？

齊 我們斷絕過幾次。但每次在我自己把生活，被她扯成敗絮的生活稍稍弄好後，她又來了，帶着她愛憐的眼光來了。而且那眼光似乎說它是不應該被拒絕

的。但我並不埋怨她。那至少由於她有點想念我，不能完全離開我。

狄 但最後？

齊 但最後，最後我說，『經過了幾次的離合，我是再沒有力量說讓我們分手了。』但還是分手了。（微頓）但那記憶是一直纏着我的——

狄 你不是說『生活，忘掉，又生活』嗎？

齊 懂得說『忘掉又生活』的人常是不能忘掉，不能『又生活』的。

狄 快樂一點吧。我要使你快樂一點。

齊 我是不快樂的，我是有病的。

狄 病？

齊 是的，我精神上是有很沉重的病的。無救的病。無救的靈魂。（微頓）所以我說，『我還是漸漸地愛上你了，我漸漸地需要你底愛了，所以我明晚要走了。』

狄 （驚）你明晚還是要走嗎？

齊 我曾說過我明晚不走了嗎？我不應當明晚走嗎？

狄 （執着齊的手，痛苦地搖頭）你不能走，你不應當走。

齊 你不能平靜一點嗎？你不能平靜一點想想嗎？

狄 （伏入齊懷裏）你是殘忍的，你是殘忍的。

齊 我有了更堅決的決定。

狄 （無力的聲音）甚麼時候有的？

齊 你洗臉的時候。

狄 （無力的聲音）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了，我沒有了腦子，我沒有了力量，我沒  
有了一切。

齊 聽我告訴你。

狄 （無聲）

齊 讓你「生命底賄賂」從你身邊過去，你「生命底生命」接着就會來的。拿

出力量來。聽我底話，如你底一個忠實的朋友說的。

狄

（無聲）

齊

我已沒有了青春的心，我已沒有了健康的愛，我是有毒的，所以我要把自己關起來。是我底過錯，你還是受了一點毒，但還很輕很輕，而且你還年青，能夠抵抗的。讓我補救我底過錯吧，趁還能補救的時候。

狄

（帶淚的聲音）你這些話全是過分的誇張，故意的誇張。

齊

不。很久來，我活了一年就如活了十年似地。我活得太久了，我知道得太多了，所以我不能愛一個人了。

狄

（有一點恨意）你是故意想在生活上排演殘忍的悲劇嗎！

齊

你還不能完全了解我，你以後會寬恕我的。（微頓）我以前同一個朋友談過：人生如一條車道似的，沿途應該有適宜的車站。比如第一站是溫暖的家庭；第二站是良好的學校教育；第三站是友誼與愛情；第四站是事業；最後一站是

偉大的休息。在這條道上，缺少了某站或者排列顛倒了都是不幸的。

狄、（很平靜）你底車道上呢？

齊 缺少了一些而又排列顛倒了一些。

（沉默）

狄 （抬起頭）那我們還能再見面嗎？

齊 隨神底意思。

狄 你到了那邊不寫信給我嗎？

齊 你需要我底信嗎？——假若能給你一點幫助——但我想是不應當的。

（沉默）

狄 （起立，殘忍地說。）你以為我不能對自己殘忍一點嗎？我覺得我對自己一

點沒有同情，沒有哀憐。

齊 （溫和地）不要說這樣的話。



狄 爲什麼？

齊 (愈溫和地) 因爲我想起五年前一個夏天的黃昏，我也曾向人說過這同

樣意思的話。我說，「有時我把事情看清楚了，我能夠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的位  
置上，而且對自己一點不同情。」——我覺得我似乎不應當得着這樣的話的。

狄 又爲什麼？

齊 (愈溫和地) 我說過我並不埋怨她。我沒有帶着恨意回想她過，即使回想  
到許多長長的陰暗的日子。但我想起我最後那幾句話常使我不安。

狄 (無語。)

(又一刻的沉默)

齊 (起立，伸手給狄) 你不能寬恕我嗎，即使我作了許多損傷你底心的事，即  
使這最後作的仍是？

狄 (倒入齊手臂裏。)

齊 勇敢些，作我一個年青的妹妹。我家裏有一個小的妹妹，我離家時才三歲，當

我每次帶着祝福的心想起你時，我將如想起我那小的妹妹。

狄 (抬起頭。感動的眼光。)

齊 (輕輕吻狄底額一下，放開她。)

狄 (輕聲) 那我要向你說晚安了!

齊 是的，晚安!

(又一刻的沉默。怕打破這難堪的沉默似地，兩人都無語地走向園子底門。)

齊 要我送你回去嗎?

狄 謝謝，我想一個人在夜裏走一段路。

齊 那麼不妨礙你了。

(都走出門，一會兒，齊入。把自己擲入椅裏，頭伏兩手裏，作忍受狀。很久，起

齊

立，就桌上拿起一個信封，寫着狄底名字的，吻它。抬起頭，空漠地望着——）  
（帶淚的聲音）我接受了「生命底賄賂」，却拒絕了「生命底生命」。（走近書架，拉開布幔，望一眼裏面的空虛，又拉上。望着壁上的畫幅。移木椅至畫幅下，站上去把畫一幅幅地取下來，把畫幅放些在書桌上。再坐下椅子，空漠地望着，不自覺地發出輕聲——）

我激動的歌聲你竟不聽，

你底脚竟不爲我底顫抖暫停，

像靜穆的微風飄過這黃昏裏，

消失了，消失了你驕傲的足音……

啊，你終於如預言所說的，無語而來

又無語而去了嗎，年青的神？

一九三三年，北平。

卷

三



## 蟻

### 浮世繪第一

「我相信我曾經在這草地上躺過一下午。」勞子喬對自己說。「這樹林，這從樹葉間漏下的陽光，這草，綠得使我彷彿聽見了泉水在它們根間流着，這外面的景物和我自己的驚訝，歡欣，都是十分親切，觸醒了我的一個久遠的記憶。我曾經在這草地上躺過。這是一個經驗的重現，我這手指的一動和心的一跳都是重現。但我總想不起這個經驗的來源。在夢裏？在一次黃昏的幻想裏？都不會這樣清晰。這樣清晰。」

勞子喬迷失了。這裏是夏天，古柏樹，樹皮間流着黃色的樹脂像眼淚。

這裏使我們想起一句名言：我們在荊棘和歧路間找到了自己，却會在樹林的

綠陰與靜寂裏迷失。他到過許多地方。但到這城市裏來還是第一次。是昨天。經過了疲乏的旅館的一夜，今天他起得很晚，午餐後便獨自走到這郊外來了。他喜歡走陌生的路。

「我們的觀念，一位希臘人說，不是從經驗來的，而是幽暗的蘊含在靈魂之中，不過被一些事物所喚醒而已。在神話，則說我們飲了忘掉記憶的河水。我們相信哪一種說法？什麼是真理呢，假若不是一些美妙的說法？一隻白鴿，一片陽光，一個半開的窗戶，有時會使我們十分迷惑，彷彿在剎那裏窺見了完全靜止的時間：沒有限制的悠久，不可思議的廣大。所以我們失掉了自己。所以這一切都像是前定的，躺在異鄉的樹林內來思索……但那是什麼呵，那白石的碑，高高的青草，是一個如何意外的出現呵。」

那是一個墳墓。

「突然間我們王國變成了墓園。那一抔之土並不是一個點綴，這裏的沉默與

和平環繞着它如羣星之於太陽，對於你，墓中人呵，我不過是一個過路客而已。是誰？是一位厭倦了世上歲月的老人，還是一位像生長在仙話裏的美女子，被紡錘所刺，長眠在樹林內，做着百年的青春之夢？對於墳墓，白髮和紅顏有什麼分別呢。那墓台砌得那樣好看，佳城鬱鬱，爲什麼不應該是睡着了一位絕代傾國之姿呢。但這也是前定的嗎，躺在異鄉的少女的墓側來思索着死……死呵，你並不使我驚訝。」

勞子喬突然舉起他的左手了。在他半裸露的手臂上，爬着一匹黑色的蟻，細足瘦腰，其長不過三分。是你，渺小的東西，當我們的哲學家正在思索着偉大的問題時，咬了他一口。

他用右手把它捉住，放在身邊的一塊白色手絹上，然後側過身子來守着它：

「依照科學家的說法，你是我的一位很疎遠很疎遠的親戚。我很歡迎你。你用小小的勇敢來表示你的存在。現在你在我一根手指的勢力之下，我沒有向你說再見以前不要想逃走。」



它試着從許多方向逃走但都被阻止了。

「在你的國家裏你準是一位很良好的公民。你這樣珍貴你的時間。你準是忙着回去建築你們的宮殿，或者到四處去獵取食糧。但你看，這天氣多麼好，這樹葉多麼綠，爲什麼不肯歇息一會兒呢。假若我能知道你的腦袋裏是不是有思想之類的東西呵。但我並沒有嘲笑你，在宇宙的無限之前，我們不是顯得一樣可憐嗎？我眼裏的高山和你眼裏的一塊石頭有什麼大小嗎？被戲弄着，被折磨着，顛沛流離於無窮的引誘與阻止之間的，我們人，不是永遠屈服在一種冥冥的手指之下還像你一樣驕傲自滿以爲能逃出它的勢力嗎？你無辜的旅行者呵，今天，用我們人類的語言說來，你遭遇了一次奇異的命運。我可以用最小的指甲把你一下搯死。但是，我怎麼知道今天我不也是在奇異的遭遇之中呢？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也有一種巨大的語言在我頭上響着而我聽不見呢？剛才我在思索着死。我是多麼厭倦我所走過的道路；我會有過多少不安的夜晚；我爲什麼要到這城市裏來；等着我的的是什麼？有一篇

題目叫做飛蛾的故事，說一個憂鬱的旅行者，到過許多地方都不能寧靜的住下去，最後回到他的家鄉了，正在小酒店裏飲着酒，談着話，一顆街上的流彈從窗裏射進來了，於是他永息了。還有什麼比死之吸引更強有力嗎？但我爲什麼又想起了這樣幾句震顫於金色的光輝之前的頌辭呢？

……一尊神祕的巨形

移近我身後，曳着我的頭髮；

當我掙扎時聽見了嚴厲的語聲——

『猜是誰揪住你？』——『死，』我答。

但銀聲的回應響了——『不是死，是愛情。』

並且，爲什麼我想起了我的家鄉呢？』

但這匹小蟻又怎能知道呢。經過了許多次的失敗，它已放棄了逃走希望，靜靜的爬在手絹上像一個樂天安命者了。

許多小動物都會以裝死來作最後的自衛的。或者他已迷眩於它眼前的一片白色了。

勞子喬拈一根青草來擦撥它：

「你想不到遠遠的數千里之外，我的家鄉，也有你的族人在工作，繁殖，和這裏一樣。假若你知道會如何驕傲呵。你會說這地球是你們蟻的，因為在它上面佈滿了你們的足跡。當我是一個孩子時，我屋前屋後的蟻都是我的朋友，我會多麼細心的看守着它們，帶着歡欣，我常以死了的蜻蜓宴請它們。它們多半是黃色的。那時我有一點偏愛你的黃色的族人。而你，或者自以為黑色是高貴的顏色吧。」

他繼續用青草擦撥它，阻止它。它又開始遲疑的爬行了。

「那時我會見過兩種不同色的蟻族的戰爭。我會見過許多次。戰爭，在你們的

生活裏，你會說是最莊嚴最重大的行動吧。你們中有很勇敢的戰士。據說印第安人用它們來縫閉創口：讓它們把破皮咬緊在一起，然後剪去它們的身體，它們雖死而兩顎仍牢牢的鉗在皮上。你們爲什麼要自相殘殺？是因爲有了銳利的喙就必須咬你們的族人呢，還是也藉口於一些好聽的名辭？但這是一個我很不喜歡的題目。我們不要談它。對於自然的死，我們沒有什麼恐懼。因爲它是那樣安靜那樣溫和。但我們憑着什麼，爲了什麼，可以用我們的手去切斷別人的生命呢……你小小的蟲呵，我很抱歉我用手把你困窘了一會兒。但在我們見面之前你就咬了我一口，現在我有點兒倦了，你家去吧，回去向着你的族人詳細談說你今天的奇遇……」

他輕輕的吹一口氣，蟻和他手裏的草一塊兒墜入草叢裏去了。

草是那樣的密，對於蟻是一個無邊的樹林。當它很幸運的能夠再用足接觸這微微潤涼的大地時，它還是很迷惑，它不知剛才一陣大風把它吹到什麼國土裏了。後來定一定神它才十分欣喜。蟻，這樣渺小的生物，對於路途的記憶和辨別的能力實

在是很可驚異的，我們看，它已踏上一條它們的林蔭路了。那條小徑是蜿蜒的伸向那個有白石碑碣的墳墓。在那睡着了一位少女或者一位老人的墳墓之側，這匹蟻有一個快樂的家。而我們這位沉思者呢，正當我們回頭看他時他在草地上伸了一個懶腰，並且對自己說：

「我呢，我就在這裏睡一覺。等我醒來時世界上是多麼熱鬧呵。」

三月三十一日夜成。

# 棕 櫚 樹

浮世繪第二

棕櫚樹的葉子張着無數放縱的荒唐的夢。白色的噴泉從中央的小池裏升了起來，比棕櫚樹的頸兒更高了。池水和苔蘚一樣綠，使我們想在那裏面養一隻紅嘴長頸的鵝，作爲帶我們回到古代去的船。

牆壁是紫色的又鑲着金色的邊緣。

圓形的，長方形的，散在牆角或水邊的桌子有着鋼鐵的腿，大理石的面。

六月在這咖啡店裏有着大理石的溫度。

應麟生在這咖啡店裏有着大理石的溫度。

他坐着，喝着高玻璃杯裏的橘色的飲料。今天他是這裏最早的晚餐者。都市之

夜是開始得很晚很晚的，是一朵冶豔的花，一直開到蒼白的黎明。現在才黃昏，黃昏  
星一樣寥落的散在牆角或水邊的只有他和一位有黑色呢帽的紳士。

和一位或者兩位散在棕櫚葉間的侍女，她們也是常青的植物，放散着熱帶的  
香氣。

她坐在應麟生的對面了。

「你願意陪我喝一點冰凍的石榴汁嗎？」

「不。」

「你願意陪我喝一點啤酒嗎？」

「不。」

「那麼你願意聽一些奇怪得不近人情的實事或者平凡已極的故事了？」

「是的，我願意聽一些奇怪得不近人情的實事。」

「你一定會尖銳的笑起來或者害怕的絞着你纖長的手指的。」

「是的，我是喜歡我會笑起來或者突然害怕的。」

「我再講我家鄉裏的那些綠林豪傑吧？」

「我聽厭了。」

他曾向她講過許多奇聞。在十幾年前他的家鄉是一個匪國。他十分驕傲他那過逝在兵荒馬亂中的童年，對那時的恐怖感到十分有趣。他用幻想的彩色塗抹着那些惡漢的面目。他叫他們爲「我們的吉伯色」。一個流氓把他當地的富翁賣給匪棚子後，他曾向她說，半夜裏他們去了，去把富翁或他的孩子們綁到巢穴裏，一面索價，一面用苦刑催迫：苦刑中最普通的是把人的一雙手一雙脚的大姆指用繩子繫着，反懸在空中，然後在背上加石塊如商人們在天秤上增減法碼一樣；若是在冬天，便把人活埋在雪裏，只露出他的鼻子和肚臍，一直到快斷氣時才掘起來放在熊的柴火邊烘烤；還有一種更殘酷更奇特的苦刑——當他說到這兒，這位叫作麗或者麗娜或者林娜的侍女便大張着她有黑色的光輝的眼睛像一個窺伺着食



物的貓，但當她聽了這種苦刑是用削得很尖的竹籤子打進人的指頭時，她背脊裏便起了一串寒冷的顫慄，歇斯迭里的叫起來了。現在她說她聽厭了。

「你聽厭了？」

「是的，我聽厭了。」

「那麼你喜歡騎馬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騎過馬。」

「你一定會喜歡騎馬。因為你聽厭了我的故事。說不準哪一天我回到我的隊伍裏去，說不準哪一天起了戰爭，我帶着我的騎兵從這兒過，我要和你一塊兒騎着馬到郊外去跑一下午。一下午或者一早晨。」

「那時我還是叫你作上校先生嗎？」

「因為我想起了我幼年的一次奇遇。也許不如說一種奇異的感情。那時是一位以專橫，粗魯，愛好打獵出名的將軍駐防我們縣裏。他有十一位太太。他把我們縣裏的城牆拆毀了，築了幾條馬路。一天，就在那長長的江邊的馬路上我獨自走着，獨自享受着那一刻逃學的時間，陽光，樹葉，白色的波浪使我走得慢起來並且站住了；忽然一陣馬蹄聲響了起來；我看見了兩個騎着馬的年青女子；從他們的服裝和衛兵我知道是那將軍的兩位太太，緩緩的走過我身邊，又回過頭來笑着用手裏的皮馬鞭指着江水說了幾句什麼話，便縱馬奔向前面走了。我一直站着望到那馬後的塵土平靜下去。我彷彿在幻想她們走過我身邊時突然把那有高貴的黑色的馬鞭丟到江裏，我立刻跳下水去給她們檢拾起來，又彷彿在幻想她們用那馬鞭抽打我，大聲笑着，我也笑着感到一種肉體上的痛苦的歡快。我那時十三歲。在家裏在學校裏我都是一個被寵愛的孩子。」

「向我講那位將軍吧。」

「我要講他的太太們。剛才我說他有十一位太太是僅就他那時帶在身邊的說。但在這小小的數目裏也分出派別來了，三個兩個的彼此要好，傾軋，剛才我說的那兩位便親密得如姊妹一般，那時都是以騎馬的技術很得將軍的歡心的。」

「另外那些呢？」

「另外我先講一個。她是孤獨的，悲傷的，以不幸始也以不幸終的。將軍來我們縣裏之前駐防另外一個城市，在那裏，如在古代的故事裏一樣，有兩個世世尋仇的姓氏，但由於年代久遠，人們都說不清這兩姓結怨的來源了，只知道他們在先是互通婚姻的鄰居。到了這時甲家有兩個男孩一個女孩，乙家却只有一個獨生子。地方上的人士想在這時替他們解開那過去的黑暗的結，於是經過了幾次奔走經過了兩家最後的遲疑，在他九歲的獨生子還在乳母懷裏的女孩之聞有了婚約了。十幾年過去了。一個初夏的黃昏甲家那個老頭兒在從城裏回鄉下的路途間被人暗殺了。在那匪徒橫行的時候，爲了搶奪一小筆錢，或者爲了受人一小筆錢而去殺人

的事是很不希罕的。這次顯然不是爲了搶奪，人們發現屍首時在他衣袋裏找出了一些錢和一隻有金鍊的表。於是甲家控告了乙家。這也並非毫無理由，在這十幾年裏兩家還是彼此猜忌，而且那獨生子到他未來的妻族家去時不忘記帶着幾個佩手鎗的衛兵。這無頭公案拖延了很久仍無結果的時候，將軍移防到那裏去。兩家都十分慫恹的巴結將軍。一天這位死了父親的小姐被將軍的太太們請去打牌，一直打到夜裏便成了他們的姊妹了。而她的仇家呢，據說暗自獻給將軍一大項款子後，逃出省外去了。不久將軍移防到我們縣裏。不久這位離了家鄉的小姐（你說這故事結束得多麼快呵）被將軍有一天從午覺裏醒來親自用手鎗打死了。關於這有一個傳說流行了許久，說將軍每天睡午覺時總不准人挨近他身邊，因爲他是一隻白老鼠精變的，恐怕在睡眠中他的精靈出現時受了驚擾，而那位不幸的小姐之無辜被殺就由於犯了這無人敢犯的禁忌。」

「我有一點喜歡你這位將軍了。」

「因為他是一隻白老鼠？」

「因為他有十一個太太。」

「並且親自用手鎗打死了一個。」

「並且會把所有的太太都用手鎗打死然後再娶十一個。」

「或者十二個。」

「是的，或者十二個。」

「但不要十三個。」

「爲什麼不要十三個？」

「因爲十三是不吉祥的數目。」

「是的，十三是不吉祥的數目。」

他們這樣大聲的重複着笑着像兩個放縱的孩子。這位叫作麗麗或者麗娜或者林娜的侍女笑得把頭兒仰到後面去，黑髮披散在椅背上像棕櫚樹披散着它的

葉子，又突然站起來了。

白色的燈光亮了。

隔着白色的噴泉，遠遠的那邊坐着的那位年老紳士站起來戴着黑色呢帽走出去了。他相信他走出了一家瘋狂者的屋子。

他們的笑聲升了起來，比噴泉的頭兒更高更高，然後落下來消失在細碎的水點聲裏。

一位戴着白色草帽的紳士走進來了。

當他走近了時，應麟生站起來伸出右手去：

「勞子喬，」他喊。

勞子喬由於一種反射作用似的握住這隻驚襲的手，顯得十分迷惑。

「你已不認識我了，我是應麟生。」

「哦。自從我們離開海濱公學，自從你上了軍官學校，已經好幾年了。」

「而且你成爲一個神祕論者了。」

應麟生看見他有一點窘：

「我讀了你那些精緻的著作。我曾經很親切的想起你。但我們先坐下吧。你要一點什麼涼的？」

「我要一杯菠蘿刨冰，」勞子喬坐下說。

侍女去了。

「我首先要知道，我古怪的老朋友，你從哪兒來？」應麟生坐下說。

「我剛才在郊外的一個樹林裏睡了一覺。」

「我是問你從那兒到這城市來，我彷彿聽人說過你住在北方。」

「是的，我昨天下午還在火車上。」

「爲什麼你忽然高興到這裏來？」

「因爲我沒有在這裏住過。」

「而且這裏有北方所沒有的高樓，可以望見滔滔東去的江水。」應麟生笑了。大概這兩句話和勞子喬那些精緻的著作有一點關係。

「你呢，你住在這裏？」

「不，我是從你所厭棄的那個大都市來的。我也厭倦了那裏的繁榮和我的過多的朋友，但我不能離開都市的東西，比如這電燈，這人造冰，所以我不到鄉間去却來到這陌生的城市裏了。我想在這裏安靜的孤獨的住一些日子，和我的太太。」

「你已結婚了？」

「我沒有結婚，但我有了一位太太。而且我有了一個舒服的院子，你住在什麼地方？」

「旅館裏。」

「回頭你把旅館的名字寫下來給我，明天我去看你，請你搬到我們家裏去住。我們有三間空着的廂房。對那幾間空房我起初倒沒有什麼，後來不知怎的很有一



點不喜歡，每當夜裏醒來想到那裏面沒有人住我便害怕——或者就是一種冷落之感的襲來吧。剛才我不是說想孤獨的安靜的住一些日子嗎，但近來我實在很是不安，彷彿有什麼意外之事要發生似的，有時我竟在外面吃我的晚餐了，我總是很早來坐在這裏，等黑夜和人們使這裏熱鬧起來了然後一面望着各種不同的臉一面吃我的晚餐。」

「你的太太呢？」

「我是十分關切她，喜歡她。但要我無期徒刑似的每天總和一個人晚餐我一定會得消化不良症的。但是我敢說她是一個完全合乎理想的女子，一個新的女性人格的典型，明天我就可以把她介紹給你了，她一定很歡迎你。你會使我們冷落的家熱鬧起來，而我這些日子彷彿期待着的意外之事就是遇見你了。但是但是我多麼自私呵，我老是說我自己。老朋友，這幾年你過得怎樣快樂嗎？」

「這幾年我大半住在北方。北方的冬天是很長很長，但快樂却是很少很少。」

的。」

侍女捧着木盤來了又去了。因為這時人們是漸漸增加起來，散在牆角或者水邊的桌子上已有着各種不同的臉可以讓應麟生一面望着一面吃他的晚餐了。

沉默了一會兒，勞子喬說：

「在這裏你沒有朋友嗎？」

「在這裏我結交了一位歐陽先生，一個現代的隱士，和他的女兒。這就是我有的朋友了，我要把他們都介紹給你。」

「我們海濱公學時代的那些朋友呢？那些藝術家，那些詩人，那些小小的無賴和花花公子呢？在這裏沒有遇見一個嗎？」

「沒有，一個也沒有。但是今天遇見你了。我還能多麼親切的想起你呵，你從來不解釋你自己正如你從來不願聽他人的剖白，你是那樣喜歡遮掩你自己，幾乎希望你所接觸過的人或東西都一齊失蹤……」

「我也還能很清楚的想起那時的你。一天上午，我們上那位每天換一套衣服的英文先生的班，陽光在教室的窗子上，先生正講完了王爾德的一篇童話，說一個學生失戀後便回去翻開了他的很厚的哲學書，你忽然站起來了，你問：「先生，凡是哲學書都很厚嗎？」我們和先生都笑了，而那位低垂着頭坐在第一排的我們的公主突然臉紅了。你還記得嗎？」

「我還記得。」他笑了。

「我現在可以答覆你，凡是哲學書都很厚，而且沉重得和睡眠一樣。」

「是的，我們那時都喜歡讀屠格涅夫。」

「你是更喜歡萊蒙托夫。」

「至少我喜歡那本屠格涅夫的傳記。屠格涅夫年青時候一個聖彼得堡的女優使他十分顛倒。那個女優下了舞台後總是坐在屋內地板上的一張白熊皮上休息，白熊的四隻足上是她的四個崇拜者，屠格涅夫，一個將軍，一個批評家，還有一個

什麼？」

「我也忘記了。」

「總之，那段記載使我們大笑了一陣。」

「因為我們誰都不會願意佔有白熊的一隻足。」

「是的，我們那時不喜歡什麼維特，什麼夏綠蒂。」

「我們都是早熟的。」

「但那時我們都以為世界是很大很大——」

「現在呢？」

「現在並不是有什麼阻礙着我們，我們却收斂了翅膀，因為無處可飛。」

「而且我是十分厭倦。」

「不過我是厭倦的又貪婪的，用我的杯子盛着各種顏色的酒，獨自痛飲。而你，你是多麼陰鬱呵，每天用你的杯子喝着水，却又十分輕視它。一位高貴的法國著作

家曾經說過，我活着，正如我坐在一家戲院裏看戲，那劇本很無聊，那情節我一點也不喜歡，但爲着禮貌，我一直坐到這場戲演完，你就是那樣一位可敬可愛的紳士。」

「你呢？」

「在有些場合我是不講禮貌的。」

應麟生興奮的說着，勞子喬望着他，但突然停止了，像燃燒在黑夜的曠野上的一個火炬一下滅了那樣突然。

沉默了一會兒，勞子喬說：

「我們已經有好幾年不見面了，你却這樣自信的談論着我，你知道我是不是變了許多？」

「我讀了你那些精緻的著作。你是多麼細心多麼勤苦的織着你的理論的系統呵。像蜘蛛織着它的網，但許多昆蟲是沒有網也能活着的。但是，但是我已經說了多少廢話呵。」

他突然用力按着叫人鈴。

「你要什麼？」勞子喬驚異的望着他。

「我要她把我們的晚餐送來。你已餓了吧？我九點鐘還要到一個地方去，不能陪你到旅館去了，明天上午等着我，我一定去看你。現在讓我們吃晚餐的時候再談一會兒吧，是的，我們有好幾年沒有見面了，但又多麼像昨天的事啊，我還記得我們那時讀屠格涅夫，笑他的故事總是在餐桌上開展，他的人物們總是在餐桌上辯論着許多問題。」

讓他們在那大理石的餐桌上辯論着許多問題吧，讓我們離開他們，走到街上。這是一條寬大且並不熱鬧的街，兩旁人行道上法國梧桐正開着白色的花，一對幽靜的夜裏的散步者在下面走着，這些以花邊作裝飾，以少女們的面影作裝飾，以各種形狀的時鐘作裝飾的窗子並不能使他們停留，只有間或一輛汽車駛過的聲音。

驚了他們一下。讓他們一直走到什麼公園裏去吧。下弦月掛在天空，淡淡的銀輝溶在街上的燈光裏。走出這長長的街，再經過熱鬧的街，冷落的巷，應麟生有着一個分租來的獨院。一個長方形的大院子；一片青草幾株柳樹，中間一條小徑伸向客廳的門前的台階；月光斜斜的帶着瓦檐的影子投在地上，投在玻璃窗外的肥大的芭蕉葉上；還有一株孤獨的白楊，總是沙沙的響着，使初次到這裏的客人總是驚異的站起來，從窗子望出去看外面是不是在下雨。當應麟生和庾紫雲初次到這裏來看房子時，她就因為這株白楊才決定租下，不管這院落是怎樣荒蕪，空闊，不適宜僅僅兩個人的家庭居住。現在她和歐陽露小姐並肩坐在客廳裏的沙發上。黑色的衣衫使她顯得有點兒憂鬱；假若我們可以說美麗的小姐的年齡是隨着衣服的颜色變換的，那麼她今晚把她自己裝扮成一個憂鬱的年齡了。歐陽小姐穿着古銅色的衣衫。一個有黑色大眼睛的肺病型的孩子。今晚她的父親歐陽延陵先生要去赴一個無法推却的茶會，一些和他接近的年青人請他去作一次講演，她却固執的不願意

伴着他去，在他出門後便一直到這裏來了。現在歐陽先生已開始了他的講演吧；他往往是由退遜，羞澀，漸次進展爲雄辯的，在他少數的寂寞的聽衆之前。今晚他一定有點兒不安，因爲他的愛女沒有伴着他去，而且那種不加解釋的執拗，那種近乎故意的任性，雖然可以說是他平素的寵愛所養成的，不能不使他覺到他的露露今晚有點兒異常了。現在讓我們藉着沙發側邊橘子樹一樣高高立着的燈傘的光，再正面的瞧一瞧這位露露小姐。一張無邪的少女的臉；坦白的眼睛裏沒有隱藏着什麼；那微微彎曲的嘴唇，與其說適宜於誑語不如說適宜於放縱的笑或者荒誕的故事或者驕傲。是的，驕傲：這使她很像庾紫雲的一位小妹妹了。她挨着庾紫雲的肩頭坐着，她的一隻手在她的手裏。她們已經說了些什麼呢？她現在正在說着什麼爲什麼她的臉上有了一片興奮的紅色？我們聽吧。

「七八年前的一個夏天，那時我已九歲或者十歲了，父親帶我到一位住在外省鄉下的姑母家裏去。父親和她很多年沒有見面了，所以她帶着一種老年人的感



動和慇懃來接待他，而對於我，這個她還未見過的姪女，她是十分寵愛。她彷彿可憐我這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她並沒有明說，但從她那過分關心我的舉動和言語我看出了這點，我不喜歡她。在她那古舊的寬大的家宅裏我和保姆住着一間屋子。一天半夜裏我從熟睡中被驚醒了，外面是人聲，風聲，爆炸聲。我知道是失火了。我看對面的床上我那可憐的保姆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逃走了。聽着人們瘋狂的喊叫，奔跑，搶奪着東西，我知道火已延燒到我屋子的隔壁。一種古怪的情緒抓住我：我安靜的躺在床上，不起來也不喊叫。一會兒煙進了我的屋子，紅色的火苗在窗外飛舞，我才恐怖的想到我的身子我的手臂很快就要燒焦成木炭一樣了。但我還是安靜的躺在床上。一種絕望的安靜。突然，在這時候，我的父親從門外奔進來了，他的臉色是那樣難看，頭髮亂披着，一直奔到我床前把我抓起來抱着跑出去；我在他手臂裏昏迷了一會兒；當我回醒過來時，我已在他的寢室裏，我才摟着他的脖子哭起來了。我還記得我哭得那樣厲害，使我父親那半夜沒有離開我，也沒有睡。」歐陽小姐

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抬起問詢的眼光望着庚紫雲：『你說我爲什麼在這時候才哭？爲什麼哭得那樣厲害？』

『有時候我們脫離了危險之後才覺得害怕，』庚紫雲慢慢的望着她說。

『不。我那時才覺到我是一個壞孩子，一個很壞很壞的小東西。你知道我爲什麼不自己起來逃走嗎？你以爲我是那樣傻，在危險的面前就沒有了頭腦沒有了主意嗎？』

『不，你是一個太喜歡幻想的孩子。』

『是的，我覺得危險有一種強大的吸引力。』

『吸引力？』

『是的。你不要笑我。另外有一次父親帶我旅行到一個高山上去，那山巔有一絕壁名叫捨身巖，不知離地多少萬丈，我相信一個人失足墜下去就像一匹草一匹鳥羽那樣沒有聲音，那時我是十分害怕又十分渴想到那巖邊去望一下。假若不是

父親阻擋我，假若沒有他和我在一塊兒，我一定從那巖邊跌下去了。」

「那由於你的身體不好。一個神經衰弱的人是容易在高處或者別的危險地方發暈的。但身體強壯的人却不一樣，我會親眼看過一個人在幾丈高的城牆上慢慢的走。那城牆是磚砌的，不過兩尺多寬。」

「那次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我是十分害怕又十分渴望火燒進我的屋子裏，燒着我的帳幔我的床，而我安靜的躺着。那定是一個很好看的景緻。就是現在，有時我半夜裏醒來，還希望再發生那樣一次火災，再看見我父親慌張的奔到我床前把我抓起來抱着跑出去。你不覺得我這種幻想很壞很壞嗎？」

「不。寂寞的孩子們常有許多古怪的幻想。你的童年一定過得很寂寞。」

「你的意思也是說我下來就沒有了母親嗎？」

「是的，沒有母親，沒有兄弟姊妹，沒有一個正常的孩子所有的許多東西。你生下來就沒有了母親是一個可悲的事實，而你却不願提到它。」

「我並不希望成天在我身邊有一個難看的老太太，你們所說的母親。」

歐陽小姐突然站起來了，撇着她微微彎曲的嘴唇站在有竹葉圖案的栗色地毯上，在庾紫雲的面前，繼續說：

「假若現在忽然出現了一位老太太，她說她是我的母親，而且她真是我的母親，我一點也不歡迎她。這是一種真實的情感，有什麼可羞呢？比如我那位可憐的保姆，我小時候總是想法捉弄她，折磨她，後來她離開了我，回家病死了，我一點也不難受，她在我記憶裏僅僅是一個難看的不聰明的專愛麻煩我的老太太。」

「我們將來也會成老太太的！」庾紫雲微笑着坐着說。

「我不會。」

「你不會？」庾紫雲笑出聲了。

「我決不會活到變成一個老太太。我決不會活得那樣長久。」

她說着，任性的搖着她的頭兒，眼睛裏亮亮的。可憐的孩子，假若你抑制不住你

自己，突然哭泣起來了；那成一個什麼場面呢？但是，但是庚紫雲站起來伸出手臂把她擁抱住了：

「你是多麼容易生氣呵。你以為我在笑你嗎？孩子？當我心裏陰鬱時我是容易笑的。我也有很多不快樂的記憶，我比你度過了更多的寂寞的日子。而且，你知道我是怎樣對你懷着一種姊妹之情呵，在這樣一個生地方，在我感到對什麼都淡漠起來了的時候，我們認識了，我們有過很多次的親密的談話，我們一同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或者無聊的日子，我們還要像小孩子一樣吵嘴嗎？讓我們作好好的朋友吧。你說得太久了，你有一點興奮起來了，讓我們坐下歇一會兒，喝喝茶吧。」

她們都坐下了。喝着茶，她們沉默着。但沉默在這樣情形中是很難堪的。假若她們不用語言來連接她們，正如我們用橋來連接河的兩岸一樣，她們將隔得更遠了。但我們的語言是多麼空洞的聲音呵。

庚紫雲首先抬起眼光來：

「你剛才說你父親不知道你到這裏來嗎？」

「他不知道。他走時我只是決定不伴着他去，還沒有一定打算來看你。」

「他回來時找不着你一定很耽心的。」

「現在還很早。」

歐陽露彎起她的手腕來看表。

「現在還很早。等到九點鐘我就回去。也許我在他未回去之前就到了。」

「那麼你安靜的歇一會兒吧。」

是的，讓她們安靜的歇一會兒。外面的月光正好，白楊樹正沙沙的響着。

## 遲暮的花（歐陽先生的演講）

浮世繪第三

諸位小姐，諸位先生：

我很歡喜有這樣一個和你們見面談話的晚上。當我決心來參加這個聚會時，我並沒有準備提出我對於什麼問題的意見，我是來聽取你們的。所以我並不談論一個題目。爲什麼要用一個題目來限制我們呢，讓我們的思想自由的選擇語言，讓我們的語言自由的找它的道路不更好嗎？並且爲什麼要我單獨的說很多話呢？我們中有幾位已是很親近的朋友了，我們已經有過很多交換見解的機會，至於比較生疏或者今晚我才有榮幸見面的朋友們，我誠懇的感謝你們期待着我的好意，而且我相信我們早已十分鄰近，十分莫逆於心了。我們不必用語言來互相解釋。

那麼你給我們什麼也沒有帶來嗎，你們也許說。

我帶來了一點東西。一點輕微的禮物，使我可以更直率的在你們面前表現我自己。我準備誦讀一篇我最近寫出的文章。

而且在誦讀之前我要替文學辯護。

我年青的朋友們，（恕我給你們加了一個年齡上的形容詞，與其說我在悲傷我自己的老邁不如說我在致與你們一種祝福，）我很歡喜你們對於文學有着忠真的愛好和不厭倦的興趣。你們中有的以它為終身事業，有的以它為專門工作以外的的工作，但我一樣的慶賀你們，你們選擇着了最理想的未婚妻或者最溫和的友伴了。在這裏用不着我的讚頌。但我要樸質的表示我的感謝：在我過度的長長的歲月裏，我沒有宗教，我不喜歡理論，但在無數的歧途間我走上了我自己的路而且對於什麼我都有了我自己的見解，而且降臨在我路上的一切不幸和災禍（如一位日耳曼人所說）都像古代傳說裏的毒龍一樣，走近我面前就變成了美麗的公主，



這都因為在第一次人世給我巨大的創傷的十五歲時我完全歸順了繆司那在我童時便撫慰過我却幾乎被我少年時的粗魯所驚走的女神。

但是文學還需要辯護嗎？爲什麼它需要並且即使需要，我如何可以作它的辯護人呢？

我不過說出我的一點感想而已。

是的，一點感想。對於一種現在頗爲流行的見解的感想。

既然是流行的，所以我們會從許多人的口中聽到，並且有許多說法。簡單的轉述出來，是說在我們這時代文學已沒有了聲音，因爲別的巨大的聲響顯得它細微無力不可辨認了。

這僅僅合乎常識。所謂常識大半基於我們的感官所得的知識。在粗暴的瘋狂的喧嘩裏我們聽不見高貴的優美的聲音了，正如在隆隆的礮火聲裏我們聽不見音樂家的琴聲了，於是說文學沒有了聲音。但聽不見和沒有聲音是一個事實的兩

種說法嗎？並且，我要追問，別的巨大的聲響是什麼呢？我並不武斷的說那僅僅是礮火聲或者粗暴的瘋狂的喧嘩。我知道有許多答覆。一種更切要的生命性的呼號；一種共同的不幸所聚集起來的憤怒；或者一種瀕於危急的叫喊。但這些聲響要喚我們的音樂家去做什麼呢？要他悲歎的闔上琴坐在房子裏從絕望到絕望嗎？要他突然擊碎他的琴從窗子裏跳出去追隨着那些在街上擎着火把的人們歌唱嗎？假若他還能夠堅忍的做他自己的工作，我們是不是應該責備他呢？一時的緊張和粗着脖子的叫喊終會過去的，因為我們正常的生活是靜靜的談話，工作。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的先生向我講過一個故事：說從前希臘有一位幾何家，在他居住的城被敵軍攻破後，殘暴的兵士進了他的工作室要殺他，他請求道，讓我畫好這圓周後再殺我。當時我的先生很佩服他對於真理的愛好，而我却暗自喜歡他那種對於自己的工作忠貞。那是一種最高貴的美德。在我們這時代裏很不容易找出那種美德。我們這時代是一個混亂的過渡期間。

在這裏我要再附帶的指出一種似是而非的見解。很多人都承認文學可以成爲一種獨立的藝術。從來源看誠然文學往往附於別的東西之上，或者說別的東西往往附於文學之上，但我們能因爲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是從猿猴來的便相信人類要回到猿猴去嗎。

我要特別攻擊那位年青時放蕩後來刻苦以至於晚年神經失常而死的偉大的基督教傳道師，列翁·托爾斯泰。只要一句話就夠了：他是一個宗教家。

文學將不附於任何宗教之上。

我年青的朋友們，容許我在這裏停止了。我孤陋的議論，容許你休息一會兒後便開始我的誦讀。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遲暮的花。』

秋天帶着落葉的聲音來了。早晨像露珠一樣新鮮；天空發出柔和的光輝，澄清又縹緲，使人想聽見一陣高飛的雲雀的歌唱，正如望着碧海想看見一片白帆；夕陽

是時間的翅膀，當它飛遁時有一刹那極其絢爛的展開。於是薄暮。於是我憂鬱的又平靜的享受着許多薄暮在臂椅裏，在街上，或者在荒廢的園子裏。是的，現在我在荒廢的園子裏的一塊石頭上坐着，沐浴着藍色的霧，漸漸的感到了老年的沉重。這是一個沒有月色的初夜。沒有遊人。衰草裏也沒有蟋蟀的長吟。我有點兒記不清我怎麼會走入這樣一個境界裏了，我的一雙枯瘠的手扶在杖上，我的頭又斜倚在手背上，彷彿傾聽着黑暗，等待着一個不可知的命運在這靜寂裏出現。右邊幾步遠有一木板橋，橋下的流水早已枯涸。跨過這喪失了聲音的小溪是一林垂柳，在這夜的顏色裏誰也描不出那一絲絲的綠了，而且我是茫然無所視的望着它們。我的思想飄散在無邊際的水波一樣浮動的幽暗裏：一種記憶的真實與幻想與夢的揉合；飛着金色的螢火蟲的夏夜；清涼的荷香和着濃鬱的草與樹葉的香氣使湖邊成了一個寒冷地方的熱帶；微風從蘆葦裏吹過；樹陰罩得像一把傘，在日光的雨點下遮蔽了驚法和羞澀……但突然這些都消隱了。我的思想從無邊際的幽暗的飄散裏聚集

起來追問着自己。我倒底在想着一些什麼呵？記起了一個失去了的往昔的園子嗎？還是在替這荒涼的地方虛構出一些過去的繁榮，像一位神話裏的人物用萊琿琴聲驅使冥頑的石頭自己跳躍起來建築載比城？不，現在我在想着梅特林克和他對於戲劇的見解。使我們從真真優美而偉大的悲劇裏看出它的優美和偉大的不是動作而是言語。那些靈魂與靈魂的對語。或者那些獨語。至於動作不過是一種原始的簡陋的言語而已，一個男人殺了他的情婦或者一個將軍戰勝了他的強敵，那種激動和情熱雖然是最容易使聽衆們傾心的，並不是構成戲劇的要點。當我正這樣靜靜的想着而且闔上了眼睛，一種奇異的偶合發生了，在那被更深沉的夜色所淹沒的柳樹林裏我聽見了兩個幽靈或者老年人帶着輕緩的脚步聲走到一只遊椅前坐了下去，而且，一聲柔和的歎息後，開始了低弱的但尚可辨解的談話：

——我早已期待着你了。當我黃昏裏坐在窗前低垂着頭，或者半夜裏伸出手

臂觸到了暮年的寒冷，我便預感到你要回來了。

——你預感到？

——是的。你沒有這同樣的感覺嗎？

——我有一種不斷的想奔回到你手臂裏的傾向。在這二十年裏的任何一天，只要你一個呼喚，一個命令。但你沒有。直到現在我才勇敢的背棄了你的約言，沒有你的許諾也回來了，而且發現你早已期待着我了。

——不要說太晚了。你現在微笑得更溫柔。

——我最悲傷的是我一點也不知道這長長的二十年你是如何度過的。

——帶着一種淒涼的歡欣。因為當我想到你在祝福着我的每一個日子，我便覺得它並不是不能忍耐的了。但近來我很悵鬱。古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彷彿我對於人生抱着一個大的遺憾，在我沒有補救之前決不能得到最後的甯靜。

——於是你便預感到我要回來了？

——是的。

——你那使我從前十分迷惑的定命論現在再不能說服我了，因為早經歷了許多人事的許多不幸。

——但我總相信着我給自己說的預言，而且後來都靈驗了。不僅你現在的回來我早已預感到，在二十年前我們由初識到漸漸親近起來後我就被一種自己的預言纏繞着，像一片不吉祥的陰影。

——你那時並沒有向我說。

——我不願意使你也和我一樣不安。

——我那時已注意到你的不安。

——但我嚴厲的禁止我自己的洩露。我覺得一切沉重的東西都應該由我獨自擔負。

——現在我們可以像談說故事一樣來談說了。

——是的，現在我們可以像談說故事裏的人物一樣來談說我們自己了。但一開頭便是多麼使我們感動的故事呵。在我們還不十分熟識的時候，一個三月的夜晚，我從獨自的郊遊回來，帶着寂寞的歡欣和疲倦走進我的屋子，開了燈，發現了一束開得正豔麗的黃色的連翹花在我書桌上和一片寫着你親切的語句的白紙。我帶着虔誠的感謝想到你生怯的手。我用一瓶清水把它供在窗台上。以前我把自己當作一個旁觀者，靜靜的看着一位少女爲了愛情而顛倒，等待這故事的自然的開展，但這個意外的穿插却很擾亂了我，那晚上我睡得很不好。

——並且我記得你第二天清早就出門了，一直到黃昏才回來，帶着奇異的微笑。

——一直到現在你還不知道我怎樣過度了那一天。那是一種驚惶，對於愛情的闖入無法拒絕的驚惶。我到一個朋友家裏去過了一上午。我坐在他屋子裏很雄辯的談論着許多問題，望着牆壁上的一幅名畫，藍色的波濤裏一隻三桅船快要沉



沒，我覺得我就是那隻船，我徒然伸出求援的手臂和可哀憐的叫喊。快到正午時我堅決的走出了那位朋友的家宅。在一家街頭的飯館裏獨自進了我的午餐。然後遠遠的走到郊外的一座樹林裏去。在那樹林裏我走着躺着又走着，一下午過去了，我給自己編成了一個故事。我想像在一個沒有人跡的荒山深林中有一所茅舍，住着一位因爲干犯神的法律而被貶謫的仙女；當她離開天國時預言之神向她說，若干年後一位年青的神要從她茅舍前的小徑上走過，假若她能用蠱惑的歌聲留下了他，她就可以得救；若干年過去了，一個黃昏，她凭倚在窗前，第一次聽見了她顫悸的腳步聲，使她激動的發出了歌唱。但那驕傲的腳步聲踟躕了一會兒便向前響去，消失在黑暗裏了。

——這就是你給自己說的預言嗎？爲什麼那年青的神不被留下呢？

——假若被留下了他便要失去他永久的青春。正如那束連翹花，插在我的瓶裏便成爲最易凋謝的花了，幾天後便飄落在地上像一些金色的足印。

——現在你還相信着永久的青春嗎？

——現在我知道失去了青春人們會更溫柔。

——因為青春時候人們是誇張的？

——誇張的而且殘忍的。

——但並不是應該責備的。

——是的，我們並不責備青春……

傾聽着這低弱的幽靈的私語直到這個響亮的名字，青春，像回聲一樣迷漫在空氣中，像那癡戀着納耳斯梭的美麗的山林女神因為得不到愛的報答而憔悴而變成了一個聲響，我才從化石似的瞑坐中張開了眼睛抬起了頭。四周是無邊的寂靜。樹葉間沒有一絲微風吹過。新月如半圈金環，和着白色小花朵似的星星嵌在深藍色的天空裏。我感到了一點寒冷。我坐着的石頭已生了涼露。於是我站起來扶着拐杖準備回到我的孤獨的寓所去。而我剛才竊聽着的那一對私語者呢，不是幽靈

也不是垂暮重逢的伴侶，是我那在二十年前構思了許久但終於沒有完成的四幕劇裏的兩個人物，那時我覺得他們很難捉摸描畫，在這樣一個寂寥的開展在荒廢的園子裏的夜晚却突然出現了因為今天下午看着牆上黃銅色的暖和的陽光我記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秋天，我打開了一冊我昔日嗜愛的書讀了下去，突然我回復到十九歲時那樣溫柔而多感，因為在那書裏我找到了一節寫在發黃的紙上的以這樣兩行開始的短詩。

在你眸子裏我找到了童年的夢，

如在秋天的園子裏找到了遲暮的花……

## 歐陽露

### 浮世繪第四

「你高興我終於到這裏來了嗎？你以為是由於你今天下午偷偷給我的那個字條嗎？我得告訴你，你那字條使我非常生氣，我決沒有想到現在到這裏來和你說一句話。吃了晚飯我父親走了，我突然想到你家裏去，我知道你一定不在。直到我從你家裏出來時我決沒有打算到這裏來。在半途上我幾次要喊車夫把我拉回家去，就差一點就沒有喊出來。到了公園門口下了車我還想再叫車回去。但終於走進來了，並且到這裏來找着了，你因為我要就在今晚親自向你說你使我非常生氣。」

歐陽露興奮的望着應麟生說。在一株高大的枝葉繁密的榆樹的陰影下。這是公園裏一個很僻靜的角落。

在這瀕於長江中游的都市裏，這公園才開闢了幾年，比較那些更大更繁榮得久的都會裏的實在是具體而微。人工的精緻反顯出它的缺點。用翦草機絞平了的青草地，短牆似的刺柏樹的行列，假山藤蘿架，以及栽着荷花養着魚的水池那裏都有，但都那麼小氣。幸虧這帶着尙未散發盡的鬱熱的南方的夏夜用陰影，用靜，用朦朧的月光來使它顯得寬闊了一點。遊人們也可以在白晝的煩忙後到這裏來舒一口氣。這裏沒有汽車的聲響，沒有霓虹燈的紅色綠色，也不像北方的公園裏那樣遍地是茶座，遊人。

「你說我們很少有單獨談話的機會，」歐陽露繼續說。「你說你有很多話要向我說。你說要是不來你就在這裏等一晚上，你爲什麼不再添上一句，爲什麼不說或者你就跳下那荷花池裏去？」

帶着惡意的譏諷的笑聲她說完了。應麟生把他手臂上的衣服扔在草地上，在他身邊的遊椅上坐了下去。

「露子，我沒有準備來和你吵架。我知道你是有點兒生氣，生你自己的氣，你彷彿怪你自己終於到這裏來了。這是不公平的。你爲什麼要責備你自己呢？」

「我並不責備我自己，」她仍站着說。

「你應該注意到我這一向是怎樣不安，而看見你我是怎樣快樂。和你在一塊兒我感到快樂，甯靜，什麼都忘記了。但我知道我是活着而且快樂。我願意一點兒也不曲折的說出我的情感。我不喜歡你偏愛讀他的著作的那位患羊癩瘋的天才小說家，當他用三禮拜的時間和一位速記小姐寫着一部小說，他重複的向他講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可憐的人經歷了很多不幸，又窮又患着病，但他還是希望着幸福，而且他遇着了能夠使他幸福的人，他是不是可以得到。那真是他黑暗方面。我呢，我不問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幸福，我覺得有時人們離幸福很近很近，一伸手便可觸到，但很多人還是喪失了它。你說這是什麼緣故？你爲什麼不走近一點兒，讓我可以更清楚的看着你，你爲什麼不坐下？」

歐陽露坐下在他身邊。

「你說這時候我在想着什麼？」應麟生執着她的一雙手，沉默的望着她一會

兒後再繼續說。『我什麼也沒有想。或者說我思想裏充滿了你。或者說我們還未見面之前你已在我思想裏存在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十五歲，我固執的要留在一個異鄉的學校裏過暑假就僅僅爲着不願回家。那學校的寄宿舍下臨長江。黃昏時候我常獨自跑到那遠遠的崖邊去躺着，在高得完全掩住我的身體的青草裏，傾聽着萬馬奔騰似的波濤的怒號直到晚上，像一個孤獨而又傲慢的小小的野獸。有一次，我半夜裏在牀上醒來了，白色的月光流進了屋子，大江的濤聲藉着深夜的靜更雄壯更悲涼的彷彿就響在我的門外，於是我起來了，夢遊者似的走到校園裏去，在那樹葉和花枝的影子零亂灑着的幽徑間來回走着，走着，於是一切白晝裏的自負，矜持，都從我身上掉下了像脫去了一件又硬又瘦的禮服，我開始有了一種幻想：我想像在這異鄉裏突然出現了一家我的疏遠的親戚，在那家庭裏有着寬大

的客廳、花園、秩序、快樂和一位美麗的蠱惑着而又折磨着我的小姊妹。我毫不羞慚的任情的享樂着我的幻想。並且從此我才知道讚美夜，因為它給人們帶來了荒唐的放縱的夢，使那些聖潔的教徒悲哀的緊扣着手發出呻吟「主呵，你既然造黑夜來使我們安息，爲什麼又造這使我們顫抖、歎息、不能入睡的月光？」但是，我的容易發脾氣的小姐，你覺得我那時的幻想可笑嗎？我實在對於我那位生長在幻想裏的小姊妹有着一種持久的愛情，許多人世裏的誘惑與友誼都不能奪取她在我心裏的位置，一直到現在她真的出現了，驕傲的坐在我的身邊，而且責備着我爲什麼不說要是她不來我就跳下那荷花池裏去。跳下那水池裏去是很容易的，不過幾秒鐘內幾十步遠可以聽見的一個聲音而已，長長的忍耐的期待却很難。」

當他說完了這最後的一句話他顯得有一點兒侷促，他彷彿驚訝他自己竟能這樣從容的訴說，而且這樣流利。他在期待挨着他肩頭的聽者的言語。

「你也很會編故事，」歐陽露笑着說。



「露子，你這是很不公平的。」他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不知如何表達他的怨意。「難道你從前就沒有什麼幻想嗎？」

「我並不是存心嘲笑你。」

「我相信你的幻想一定開展得很美麗，那是一個幸福的國土，凡是生長在那裏的我都忌妒。」

「那你就忌妒吧。」

「我是忌妒而又希望知道那是一些什麼。」

「你是不是希望我說我早就想像着盼切着你這樣一個人物出現在我們這寂寞的地方，常常到我家裏去坐着，和我談着許多許多話，而且最後……」

「向你訴說他的情感？」

「是的；或者求婚。」

這樣一個譏諷的短語從那微微彎曲的嘴唇間吐露出來了，而且她忍住了笑。

「你呵，你是一個荒唐的孩子。我應該重重的打你的手掌或者吻你。你讀着那些厚厚的小說，讀得你的臉有點兒蒼白了，而且腦子裏有了一些古怪的思想。你以為我是那樣一個小說裏的人物嗎，經過了幾天幾夜痛苦的遲疑和決斷，然後跑到你家的客廳裏去坐着，激動的恍惚的和你談着許多事情，但總說不出那在我心裏說了無數遍的話，因為怕終於聽到你那可以決定我的命運的「是」或「否」，後來你站起來，準備到樓上去了，我才尾隨着你在樓梯上向你求婚……」

「是的，在樓梯上。」她大聲的笑了。

「然後你拒絕了我，爲着另外一個人或者不爲着什麼。然後我帶着「破碎的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再也不回到這裏來，再也不能看着你……」

「而且我也憔悴下去，一直到聽從了醫生的勸告，旅行到一個溫泉地方去恢復我的健康。」她接着這樣說後更笑得厲害了，笑得把她的頭兒伏在她身邊的伴侶的胸懷裏。

應麟生用一隻手臂圍上她的頸項：

「讓我們笑吧，讓我們把那些十八世紀的小說裏的情節都笑忘記吧……但是，但是我親愛的小姊妹，爲什麼你的手這樣冷而你的臉這樣熱？你的嘴唇也這樣熱？我覺得我手臂擁抱着就是幸福自己，而你的頭髮這樣柔軟，這樣香，像就是幸福的氣息。我覺得我們像在夢中，在夢中？是的，一個我們共同的夢。一個永久的夢。但是聽呵，你的心跳得這樣厲害，而且，你眼睛裏爲什麼這樣亮？爲什麼靜靜的流出了眼淚。」

歡樂的淚。傷感的淚。流吧，流吧，時間也在歐陽露的手腕間的表上靜靜的流着。月亮正走入了一片暗色的雲裏。高高的離地三四丈一陣微風從榆樹的密葉間吹過，發出簌簌的聲音。夜已退涼了。在那短牆似的刺柏樹的行列間，在那垂着紫色花球的籐蘿架下，在那些假山的旁邊，遊人更稀少了，僅僅剩下一些幽靜的留連光景者還在緩步或者凭倚在欄杆上低語。至於那些白晝裏要忙着上辦公室上商店上

學校去的良好市民們已回家了。在那些熱鬧的或者冷落的區域內有着各種不同的家。有着旅館。勞子喬這時正站在他的旅館的窗子前，兩扇窗門都打開了，呼吸着冷空氣而又沉思的望着天邊的星星。在那黑漆的桌子上有一小塊長方形的白色一封剛寫好的家信。那麼現在他是眺望着他遠遠的家鄉嗎？想念着誰嗎？讓他在那開向都市之夜的窗子前再站一會兒吧。庚紫雲這時正坐在她自己的寢室裏的書案前，藉着投在案上的一圈淡黃色的燈光，不停的寫着日記。和她自己討論着她對於悲劇的見解。而歐陽延陵先生呢，則這時已離開了他寂寞的少數的聽衆，坐在一輛奔跑在長長的柏油路上的人力車上。他垂下了頭。他也漸漸的感到老年的沉重嗎。他在追咎着自己把他的愛女孤獨的留在家中嗎？這些熟悉的街。這些熟悉的標識。快到家了。但是，但是讓我們回到那公園裏去吧，月亮已走出了那片暗色的雲，在那高大的枝葉繁密的榆樹的陰影下歐陽露已停止了她的溫柔的哭泣，只是她在長長的睫毛間還殘留着一些珍珠似的眼淚。

「是的，我哭了。我想笑但我却哭了。因為今夜這樣美麗。」

「而且天空這樣溫柔。」

「我彷彿呼吸着一種清新的闊大的空氣。」

「從天空降下。」

「是的，我彷彿第一次看見天空這樣大這樣靜。我從前的夜晚多半是被關閉

在屋子裏，和着燈光，和着那些陳舊的家具……」

「和着那些更陳舊的厚厚的書。」

「和着那些書中人物一塊兒生活，忽而快樂，忽而悲歎。」

「彷彿他們真真生存着。」

「彷彿我活得夠久了，但世界上的東西我實在知道得很少很少。」

「世界還不及你心裏闊大。」

「我常夢想着很多很多地方。」

「那麼我們到很多很多地方去。」

「和着你的太太？」

「我倒覺得她像是我的一位姐姐。」

「那麼和着你的姐姐？」

「我和她從來不用彼此解釋。我們今晚就可以動身離開這裏，離開這個你住厭了的地方，只要你願意。隨後給她一封短信。」

「或者一封長信。」

「是的，或者一封長信。」

應麟生望着枕在他手臂上的伴侶的黑得發亮的大眼睛，想起了過着獨身的幕年的歐陽先生和他失去愛女後會有的悲傷，寂寞。他出神了一會兒。

歐陽露眼睛不動的望着他：

「你在想着什麼？」

「我在想着你的父親。」

他輕輕的搖動着她的頭兒：

「他不是我的父親。」

「你呵，」應麟生吻她一下隨後笑了，「你真是一個荒唐的孩子。我不知道你腦子裏常常想着一些什麼。」

她從他手臂裏起來，直着身子坐在遊椅上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然後用手指理她的頭髮。

「你相信我也許是一個乞丐的孩子嗎？你願意和一個乞丐的孩子坐在一個椅子上？你願意和她到很多很多地方去？是的，我說也許也許我是一位公主。但我想着我也許是一個乞丐的孩子，我覺得更可笑而且更快樂。」

「你這是一些什麼古怪的念頭，你這樣興奮？」

「我先簡單的告訴你，我的父親或者那位歐陽先生根本沒有結過婚，他根本

沒有因爲生我而死在醫院裏的太太。」

「他爲什麼要假造那些故事？」

「他爲着我。因爲我是他撫養起來的，我不能不有一位母親，所以他就不能不有一位死去的太太。當我很小時候我知道母親和保姆有什麼分別呢，但我漸漸的長大了，看見別的孩子都有母親於是我就要我的母親，於是他就給我一個想像裏的。他早已預備好了，所有的隣居們都知道他在北方結婚一年後便死了太太，所以他悲傷的到這裏來獨身住着，撫養她遺下的孩子。所有的隣居們都敬重他。我漸漸的更長大了，我要看一看母親的遺像，他說關於她的一切紀念物都因爲不忍重親而保藏在北方，等我長成年了他便和我到北方掃墓去。後來我注意到他每年總要接到幾封從北方來的信，有時很長，有時短短的幾句。他說是一位住在北方的太太寫的，在她未出嫁前曾經是他的好朋友。」

「她就是你的母親嗎？」



「起初我也這樣想。這個疑難的問題使我暗自痛苦了幾年。但不久以前，有一天我忽然對自己說，「你呵，你真是一個愚蠢的孩子，你不會把你的疑惑說出來，求得一個明白的答覆嗎？」於是我和他有了一次長長的談話當他年青時候他住在北方，有一個女孩子帶着好意和他親近，他很是驕傲但終於感到愛情是不能拒絕的。他們過了一個快樂的夏季便墜入了現實的荆棘裏。她有一位年青的親戚早已對她傾慕，顛倒，而且她曾經允許過他一個希望，一個約言，這時突然從家鄉回到這北方城市裏來了。在一次爭吵的會晤後他回學校去吃了有毒的藥品，但被發覺了，被送到醫院裏去救治。那女孩子是十分痛苦，驚惶，老是哭泣。她顯然曾經對那位勇敢的自殺者有過愛意。而我們這位歐陽先生或者我的父親呢，他覺得他受了更大的損傷，他像一個狂人似的自語着，「這是命運的嘲笑，我不能忍受。」於是他驕傲的而又溫柔的和那個可憐的女孩子分別了。她後來就嫁了那個自殺未遂的男子。他從此離開了北方到各處旅行，他自以為他能夠輕易忘掉這樣一幕拙劣的悲喜

劇。他孤獨的堅強的活下來了，但很憂鬱。」

「但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是的，沒有關係。但他說很有關係。當他在那幕悲喜劇裏扮演了那高貴的角  
色後，他旅行到一個陌生地方，突然大病了。他在一家醫院裏療養了很久。同時那醫  
院裏住着一位不幸的女子，她從家庭裏隨人私奔到外面來不久又被棄了，僅僅被  
遺留下一些錢和一個未生的孩子。孩子出生後她便死了。當歐陽先生或者我的父  
親知道這件事後，他帶着一種宗教性的哀憐把那將被送到育嬰堂的女孩領了來，  
雇一個保姆撫養着，當作他自己的孩子。」

「那就是你。」

「是的。這些都是他告訴我的。只是我怎麼能相信這些都是實事呢？我怎麼能  
知道我不是他從街上檢拾起來的一個乞丐的孩子呢？」

她說到這裏突然摟着應麟生的頸項：

「你以爲我應該替我那可憐的母親哭一會兒嗎？我不，正如我不替歐陽先生哭一樣，他以爲他那高貴的舉動會使我十分悲傷的。但是我說，世界上爲什麼充滿了無數的不幸呵？這倒是使我很憂鬱的。」

喊：  
她站了起來，舉起她的小手拍着胸脯嘆一口氣，然後看着手腕上的表，輕聲的

「已經這樣晚了。我是多麼壞呵，我相信他一定在家裏找得我萬分焦急了。」

「你應該留一個字條。」

「也許他會找到你的字條。」

「但是，假若我們今晚就動身離開了這裏……」

「那一定沒有我。」

「那麼你還是要我明天到你家的客廳裏去向你求婚了。」

他們笑着，又熱烈的擁抱着，吻着。然後應麟生從草地上檢拾起衣服來穿上，和

她並肩向着公園的門走去。

月亮已移到中天。樹和花都入夢了。這最後的一對幽靜的伴侶緩緩的在小徑上走着。當他們一直走到公園的門前，迎面正走進來一位匆忙的年老的紳士。歐陽露尖銳的叫了一聲便投到他手臂裏去了。

他是歐陽延陵。

五月二十八日寫完。

